

佛說生經卷第一

壁一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
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
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
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
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
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

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
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爲佛作禮
却坐一面佛即爲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
爲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
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
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閑
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
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
子棄家牢獄銀鐺杻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
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

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
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爲沙門還
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爲說愛欲之瑕
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爲之安使至聖證無
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爾乎佛
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
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欲無能制者獨佛
勸化除其所惑愛欲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
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嫒女不可稱數
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諍與姪蕩女離

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鬪諍各各
鬪諍不肯共和適鬪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
聞之悲諸臣吏求諸嫒女不知所趣愁憂不
樂涕泣悲哀念諸婦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
本現前時諸作妓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
益用愁不能自解壁一於時有一仙人興五神通
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此云無樂見方迹
王爲愛欲惑不能自解爲興慈哀欲爲蠲除
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
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

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
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實然宮中嫒女
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
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爲說愛欲之難
離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厭足假使一人得
一切欲無厭無足以倡頌曰
一切世間欲 非一人不厭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已 一切諸衆流 悉皆歸于海
不以爲滿足 所愛不厭爾 假使得爲梵
致尊豪難及 所欲復超彼 不以爲厭足

假使閻浮提 樹木諸草葉 燒之不以厭
欲不足如是 設八輩男子 端正顏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爲言增惡
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爲輕 求厭爲用厭
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恩愛轉增長
譬如飲鹹水^盛 於時彼仙人 爲王方迹講^三
爲說辛苦偈 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爲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
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爲道修四梵行斷除
愛欲具足衆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

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爾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屈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食於是女人即爲

施設餽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頗爲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爲動志在放逸著婬蕩女口出軟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解分衛比丘觀其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爲亂迷惑憤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爲動

又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姪意則亂爲姪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聖一顏貌端正姝妙好

一一觀容無等倫 吾意志願共和同

時姪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兇惡貪姪反以清淨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喜犯罪豐隨其來言當折答之即時以偈而報頌

曰

當持飲食來 香華好衣服 若干種供養
爾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女頌曰

吾無有財業 觀我行舉動 以乞匄而立

所得者相與

於是姪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爲立志求難致

如卿所作無羞慚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遣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

啓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
水鼈姪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
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
姪女願不從心逆見折辱慚愧而去佛言乃
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遊其江
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
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遙見樹木有此獼猴
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
見有日日日如是覩之不懈則起姪意心爲
迷惑汙染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

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 遊叢樹間戲枝格
吾今欲問毛滑澤 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 爲國王子有聰明
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懷恩愛思想爾
以是之故而相問 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之我處樹 不應與吾共合會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輒甘美勝果菰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爲汝致衆柰果

爾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爲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無羞慚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今姪蕩女是鼈者
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

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
多求眷屬不覩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

除鬚髮而爲沙門授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

壁一

六

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
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爲此
趣有來人輒爲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
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爲見侵欺後悔

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爾時之世有凶惡人博掩之子遙開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無以自活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爲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知者爲欲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煩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答曰我身不能

棄捐愛欲而爲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爲沙門沙門者多獲衆利子便降意出爲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答曰唯諾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爲沙門則除鬚髮授成就戒雖作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

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币普問今爲所湊權時不現但遥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凶暴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衆人答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今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默聲內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刈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

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彼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爾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鬱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鬱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無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爲賈客衆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

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
此則佳人吾爲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
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悟極可
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
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輒無有麤獷
巧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
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
慰勞咸以爲慶見其行跡無有漏失即時付
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内外表裏不覩瑕短
普勸助之其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

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別戒定
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
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
與妖姪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
普徧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
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
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姪女俱飲食此博
掩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
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似好華 不可色信人

及柔輒美辭 觀察舉動行 外現如佳善
 明者當遠慮 共止當察試 乃知志性惡
 博掩子揚聲 吾時不棄捨 譬如雜毒食
 云何無返復 亦復薄恩情 智者不與俱
 雖救令當捨 我時適見之 信故見欺侵
 非賢現賢貌 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爾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
 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
 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眾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爲
 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爲人訟
 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義之慧
 大獲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
 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
 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
 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
 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爲云
 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

妙法難及難了玄晉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
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
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
家之信離家爲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
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
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尊佛
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
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無數
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
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

說法也欲自顯名今衆供養前世亦爾乃往
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
中有一仙人愚冥無明心閉意塞爲國王太
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
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爲說經或
爲迷者而往說經或處星礙而爲說經或獲
衣食世俗諸饌爲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
食諸供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爲國王
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遙見乘騎時諸仙人
往啓和尚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

之所為於時和尚五通仙人問之菩薩即時
呵譴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
謗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
離聖賢住不應典籍其聽受者亦不應宜則
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	計之兩墮落	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	於世俗難值	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	無知歎說此	服食粳米飯
上美肉全供	以依聖賢誼	欲論解典籍
遊志在閑居	飯食採果糧	是名所歎樂

神仙歎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為梵志
威儀自調伏 無得樂非法 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衛 寧以此業活 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
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

壁一

十一

上者今比丘眾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
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一尊長

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
飢渴寒熱觸冒諸難憂感諸患不以道理積
此財業雖爲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
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
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爲福德乎衣即麤衣
食即惡食意中憍惜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
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燒有所
求索所作慳貪憍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
矜無所齎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
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

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世尊告比丘且
聽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
妻子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
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
曰某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
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
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
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
無央數華菱諸藥及胡椒樹華菱樹上時有
一鳥名曰我所止頓其中假使春月藥果熟

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
此果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
叫喚呼衆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
叫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
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爲下士治行求財或
正或邪積累財寶望一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猶如
彼鳥名我所者見華菱樹及諸藥樹且欲成
熟叫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
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 諸藥樹成熟

叫喚是我所 聞彼叫喚聲 餘鳥皆集會
衆人取藥去 我所鳥懊惱 如是假使人
積聚無量寶 既不念食飲 不施如斯鳥
縣官及盜賊 怨家水火等 奪之或燒沒
如我所藥果 不能好飲食 牀卧具亦爾
香華諸供養 所有皆如是 旣致得人身
來歸於種類 命盡皆捨去 無一隨其身
是故當殖德 顧念于後世 人所作功德
後世且待人 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
吾前爲放逸 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我所鳥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修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修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卷一

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即行慈心愍哀一

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軟辭而說頌曰

意寂相異姝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當爲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計鳥與野猫 不宜爲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 國邑及郡縣 不欲得餘人

惟意樂在人 君身現端正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淨童女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兩人共等心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卿耶 是誰何求耶 衆事未辦足

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反以杖擊頭 在中貧爲劇
富者如雨寶 親近於眷屬 大寶財無量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鎖繫

如閉在牢獄

野猫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壁一

吾身不臭穢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

汝欲遠牽挽 凶弊如蛇虺 接彼皮柔輓

爾乃得叙申

野猫以偈答曰

速來下詣此 吾欲有所誼 并當語親里

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

吾有童女婦 顏正心性好 順禁戒如法

護意不欲違

野猫以偈答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爲益 楊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衆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猫以偈答曰

壁一

我當不食肉 曝露修清淨 禮事諸天衆

十五

吾爲得此智

野雞以偈答曰

未曾見聞此 野猫修淨行 卿欲有所滅
爲賊欲噉雞 木與果各別 美辭陽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噉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蟲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喚言猫時 吾衣毛則豎 輒避自欲藏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居業 未曾有我比 我當好洗沐
今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爾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爲其梳頭髻 及當調誕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今怨家梳頭 其與爾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野猫今梅遮比丘是
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譯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俱爾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爲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具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爾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

端正殊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惱云何當爲此人作婦何異惡鬼當柰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旣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覩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覩能知

六博妖異蠱道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愍傷十方蚘飛蠕動歧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聞彼豪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對五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壻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爲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

壁一

十七

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爲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猶懷害佛告諸比丘爾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

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真之道爲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爲橋梁時佛遙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厭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怠慙傷衆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

佛超越九劫出彌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慙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撾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衆人大會僉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壁一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十八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振山故作此令使得無怨適更令已衆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

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閭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神晝夜圍繞若干之帀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度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

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邊侍人促持器來吾辨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辨水以精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辨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齎還國中觀寶求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爾時導師

壁一

十九

則我身是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
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
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羣生莫不
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梅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王波斯
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
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
王華香伎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

與大眾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
曰暴志木毘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
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
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
驚惶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
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
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
可爲喻虛空無形尚可汙染佛以過彼無有
等侶此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
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

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齧繫毘繩魁
即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
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爲佛弟子旣不能
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
乎即勅侍者掘地爲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
喻勿得爾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
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旣
團明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
男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
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我前買珠

壁一

二十

便來遷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
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
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
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
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
言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
歸命三寶佛則爲父法則爲母諸比丘衆以

爲兄弟本以道法而爲沙門遵修道誼去三
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愍哀一切行四等
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
甚可疑怪爲未曾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
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
比丘此比丘尼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
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
有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果飲水時念一切
蚊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無爲時
與一鼈以爲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誤鼈數

往來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
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婬蕩不節即問夫壻
卿數出爲何所至湊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
夫答曰吾以獼猴結爲親友聰明智慧又曉
義理出輒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
逸其婦不信謂爲不然又瞋獼猴誘誅我夫
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
劣著牀其壻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
夫言勿復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
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

親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爲夫婦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反爲獼猴誠非誼理其婦逼夫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來到君所頓仁不枉屈詣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答曰吾處陸地卿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答曰吾當負卿亦可枉儀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掛樹不齋持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

上跳踈歡喜時鼈問曰卿當齋肝來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踈踊躍爲何所施獼猴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掛在樹共爲親友寄身託命而還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爾時鼈婦則暴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

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藪四人爲主
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果汲水進
以時節一日遠行採果水漿懈廢眠寐不以
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恚謂其侍
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爲殞呪
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言退在樹下近
水邊坐偏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
四仙時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
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屐翹足而坐寶屐墮水
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爲殞呪子年

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
戲童人數猥多遍觀察之見殞呪子特有貴
相應爲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
爾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衆內童子答曰吾
殞呪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
形體與識書符合爾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
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殯必
禪爾位童子答曰惟勿廣之協令靜密設如
仁信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畢尋逃遁
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甥求賢士

壁一

二十三

以爲國胄羣臣議曰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
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
布遙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遣人還啓羣
臣惟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羣臣百僚
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沐
五時朝服寶冠劔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
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
庶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己
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有梵志欲
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白

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誓寧審諦乎王曰誠
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
分藏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得
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一曰飲食進
正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
叅議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
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
枉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輕憊重臣羣臣
忿怨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國臣耆舊叅
誼偏信乞士遂令傲慢陵侮羣職鄰國聞之

將爲所嗤以致殺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
誓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之
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
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今先獨食王曰
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
志罵曰咄咄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
聞之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羣臣以何罪
罪之各各進曰或云翫蒸之或云煮之或云
支解或云曰擣或云五杙截耳割舌挑目殺
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哀衆生之類

壁一

二十四

不害蠕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糧驅令出國羣
臣奉詔即給衣糧逐使出境獨涉遠路觸冒
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
志家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綜
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
見逼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
忘無所能化當令田作輒給奴子及犂牛耕
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
奴子無聊欲自投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
寶之履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

父母必賣噉食梵志困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履上之可獲寬恣則齋履還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履其價難貲吾違王意以履奉之憊咎可解尋還王國以履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豐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納受內之慢裏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答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履以示羣臣

壁一

二十五

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履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縷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犂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寶履本何從得奴子俱行示得履處至于水側遍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履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

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
銜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
履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
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爲作禮問訊起
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失
王意雖獻一履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
獲仙人告曰卿爲學人當知進退彼國王者
是吾弟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叅誼云何一
旦罵之凶呪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
聞指示樹下則王先身爲侍者時供給仙時

坐翹一脚感結而終寶履墮水一隻著脚便
自取去梵志取履稽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
上之王即歡喜羣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
比丘爾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
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是也其梵
志者調達是也佛說爾時莫不歡喜

卷一

二七六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
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

金縷錦綾羅綺縠珍妙異衣見帑藏中綺寶
好物貪意爲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
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
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
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
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
察至于後日遂當懼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
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
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
尊體羸力少若爲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

地窟却行而入如今見得我力强盛當濟免
舅舅纔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
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
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輿出其屍置四
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
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馳
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開載兩車薪置
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伺不
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
豎執炬舞戲人衆總開以火投薪薪然熾盛

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釀厚詣守備者微而沽之守者連宿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孚因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緝獲斯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同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衆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

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杙如是連宿數數不變守者杙摺睡眠不驚甥即乘株到彼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爲牽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豫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叫遲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柰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鳴嘯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鳴就者甥爲餅師住餅爐下小兒

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鋪見甥旣見
兒即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
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時賣餅者授餅乃
鳴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
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憶是賊何因囚之王
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
將來甥酤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
家勸酒大醉眠卧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
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駭貪嗜狂水旣不得
賊復忘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

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
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
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
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
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爲子遣
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
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
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齊整王即勅外疾嚴
車騎甥爲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
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使啓其王若王見遣

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
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
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
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
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為是非前後方便
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
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
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國王父輸
頭檀是也母摩耶是婦拘夷是子羅云是佛

壁一

二十九

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一

音釋

也切	厯	彈	竭	也	寒	切	點	慧	胡	八	切	駭	廢	也	譴	戰	詰
也	輒	柔	也	切	果	蘇	木	曰	果	在	地	曰	蘇	在	竄	亂	取
也	械	械	下	戒	切	桎	也	也	肥	易	斷	也	物	豐	許	刃	也
妹	美	春	朱	切	憤	古	對	切	銀	當	銀	魯	堂	切	鏑	都	

[illegible]

永樂北藏

佛說生經

第六二冊

佛說生經卷第二

壁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衆
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
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無央數衆悉
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
轉遊城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
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揚疑者肅驚
戰戰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

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號佛世尊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
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
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
其義微妙見諦淨修梵行得覲如斯如來至
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
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
却坐一面敬問占謝叉手白佛者揖讓者遙
見默者却住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
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

事答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
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
猗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恩愛志求
無厭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供
養奉事尊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答乃
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
味細滑之法恩愛之著貪求無厭斯輩之類
迷于五陰或作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
以懈倦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
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

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
世尊曰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姪怒癡習濟色
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
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裏聚落梵
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和
沙門梵志已離姪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
味細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厭答佛
言吾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
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
棄諸瑕惡志無所求宴居獨處彼則求除色

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
門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
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爲樂思愛之著求以
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燿然已離則以時
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
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
而宴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觸
意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藏
之沙門梵志離婬怒癡及教人離我等今口
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爲清淨士佛說如

是莫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爾
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劣寢在
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
洹侍者諄那壁二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
就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昃時從宴處起取
鉢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諄那
沙彌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
利弗已取滅度我今齋持和尚舍利及鉢衣

服賢者阿難報諄那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
敬事修禮僮從世尊得聞要法諄那答曰唯
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那俱往詣佛所稽首
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
勢柔弱疲劣不能修法所以者何諄那此云碎末
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爲我說言仁者欲
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減度并齋衣鉢及舍利
佛告賢者阿難汝意諄那念舍利弗比丘齋
於戒品而減度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
減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覺乃分別說及

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
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
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哀不能自勝賢者
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齋持戒定慧解脫
知見品而減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
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
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齋此而減
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
真諦有妙辯才講法無厭其四部衆聽之不
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

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答報一切能通智慧為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戚不能自勝佛告阿難聖二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爾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人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爾

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慮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旦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觔卒墮則現缺

滅視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衆
僧今取滅度衆僧威滅應當滅盡無常衰耗
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
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爲證歸命經典勿求
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
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
皆由無點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
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
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
點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內外入于善哉

調御其心觀世無點佛告阿難是爲修其身
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
不歸餘人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
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處於
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
人出家比丘爲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
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衆聞經歡喜
受教而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厭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觀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用爲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

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惱患爾時其人聞佛所語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卷二

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釋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優波離賢者離垢賢者

名聞賢者牛伺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是之比大比丘衆五百人爾時賢者大目犍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座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觀此已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衆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能自枉屈爲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

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樹爲甚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答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于快見爲諸四輩講說經典粗舉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由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叢樹爲快

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輒悅
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
離越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宴坐樂
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衆人而不
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
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則現雅德
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
聲叢樹爲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
芬馥柔輒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
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

眼徹視道眼清淨觀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
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上高樓
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
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觀見三界
無一罣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舍
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爲
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輒
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
葉答曰惟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
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

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
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
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
專修勸人專修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
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受
法義開化說經聖二於法無厭勸人亦然如是舍
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又
舍利弗問大目犍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
爲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
輒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

目連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
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
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
合一於此牆壁山數谿谷通過無礙出無間
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
陸地處於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
燄如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不輒
令此日月威神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
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
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爾時目連

第四果又度門人五百下流二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見事火具從流而下俱到兄所亦受佛化皆爲說法並成四果

十二赴瓶沙本願相

佛度三仙已念言王舍本願便詣頻婆娑羅

建二

九

王所佛在杖林中普曜云王聞佛至大悅導從八萬四千來至佛所咸疑師弟乃令迦葉現通除疑說偈告衆爲王說法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人九十六那由他天同得法眼王以竹園施佛諸王見佛瓶沙爲初僧伽藍者

竹園爲初

十三度舍利弗目連相

經云佛在竹園王城二婆羅門有大智慧舉世所稱各有一百弟子共爲親友有阿耆比丘入城乞食舍利弗見心異遍身具問所學畧說一偈便得初果還爲目連再說得道即將弟子往詣竹園佛遙授記彼來二人爲吾上足便呼善來出家悟聖爾時摩竭提國有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經中多述重其初故也

十四度金色大迦葉緣

有偷羅國婆羅門名曰迦葉三十二相通諸書論巨富能施妻亦相具俱無世欲捨家入山念言諸佛出家修道我亦當然便著千兩金壞色納衣自剃鬚髮山中靜念空天告言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爾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覩見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爾之所說所以者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爲本善哉善哉

牛伺爾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別經義演說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淨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所違犯善哉善哉^{四三}大迦葉樂在閑居^十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他人善哉善哉目犍連得大神足無量大尊自在分一爲萬萬還合一能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定三

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
晝夜三昧恣意所服佛告諸比丘汝等各說
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
丘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
盛其香芬馥柔輒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
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盥入于聚落若在異
國處在樹下於是明旦著衣持盥入彼國邑
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
去衣盥洗其手足獨坐宴處結加趺坐正身
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常心自念

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座起輒如所言
諸漏不盡不從座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
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言

博聞持法微妙最 分別經典解法義
為無央數而講說 有志閑居樂獨處
內自觀身外勸化 執御樂禪身自行
遵修世尊博聞教 有在宴處若樹下
其目清淨無所著 蠲除身病四百四
觀見衆生若干種 宴處樹間德如斯
譬如師子遊山居 獨處閑居猗寂靜

止足解脫隨類教處在宴處德如斯
若在上及梵宮若捷沓恕及人間
普能至彼無所礙處在宴樹德如斯
淨妙智慧普解人心得自在諸根定
一切知足棄諸惡處在宴樹德如斯
如是上人說微妙各各講法隨所知
所演善哉順上義往詣世尊叙所說
其天中天無廢礙音聲如梵寂志尊
其諸神通普平等尊師應時開慧門
彼時世尊曰除雲因此興教聽吾言

如諸比丘所應行宴處樹間志奇雅
貪諸微妙多少求最勝分別其心行
著衣持盃威儀則其行如鳥遊虛空
其有能修如此妙聖不興嫉無懷害
得至寂然去塵垢處在宴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聞經
莫不歡喜
佛說迦旃延說無常經第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阿和提國爾時賢者迦旃
延告諸比丘諸賢者聽一切合會皆當離別

雖復安隱會致疾病年少當老雖復長壽會
當歸死如朝露華日出即墮世間無常亦復
如是年少強健不可常存譬如日出照於天
下不久則沒如是賢者合會有別人生有死
興盛必衰一切萬物皆歸無常壞敗歸盡如
樹果熟尋有墮憂萬物無常亦復如是合會
聖二
有離興者必衰譬如陶家作諸瓦器生者熟
者無不壞敗如是賢者合會有離興者必衰
生者有死恩愛離別所求所慕不得如意爾
時則有惡應變怪現矣其病現前諸根危熱

身得疹疾命轉向盡骨肉消滅以失安隱得
大困疾懊惱叵言體適困極水漿不下醫藥
不治神呪不行假使解除無所復益醫見如
是尋退捨去最後命盡至於鞭撻興于凶危
若使爲變命欲盡時則有六痛遭於苦毒鞭
撻之惱衆患普集已所不欲自然來至轉向
杼氣或塞不通但有出氣無有入氣出息亦
極入息亦極諸脉欲斷失於好顏卧起須人
人常飲飼雖得醫藥糜粥含之必復苦極不
能消化欲捉虛空白汗流出聲如雷鳴惡露

自出身因其上歸於滅處命盡神去初出野
田或火燒之身體臭腐無所識知飛鳥所食
骨節支解頭項異處連筋斷節消為灰土一
切無常當是之時身為所在頭足手脚為何
所處初始死時出在塚間父母兄弟妻子皆
共逐之親厚知識亦復如是啼哭愁憂悲哀
呼嗟椎胸殞悶墓埋已訖各自還歸亦不能
救身獨自當之棄捐在地猶如瓦石不聞聲
香味細滑亦不見色及與五欲無所識知以
是之故知身無常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

諸道士布施持戒齋肅守禁修行起住迎逆
稽首作禮叉手自歸今諸賢者諦省察此當
念無常苦空非身於是說偈曰

已見如此大恐怖 計求人身甚難得
當行精進救頭火 除諸勤苦立大安
往古佛時值不閑 莫計吾我及放逸
得無遇此無量苦 生死之患地獄酷
志在愛欲無為惡 伏諸根本故說此
無得念惡及諸想 得至寂然如壞賊
無得念言是我所 於是無我亦無吾

無得不尊自謂勢
常當羞慚知身時
無得長夜在惡趣
勿復往至閻羅界
積累功德爲後護
勿求衆安而犯惡
觀察此已常興施
然後當求於父母
常承佛教不違命
假使疾病求父母
攝身諸事伏其心
捐棄軀命無所著
慎莫爲此遭是患
常當孝順供二親
因是疾得賢聖路
無承邪教爲卒暴
棄捐愛欲諸瑕穢
妻子親屬及知友
將無不值就後世
妻子親屬及知友

欲令救護不能得 功德智慧後世明
賢者迦旃延爲諸比丘說法如此比丘歡喜
即時受教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那難國波和柰樹間與大
比丘衆五百人爾時和利長者往詣佛所稽
首足下退坐一面佛告長者吾欲問汝假使
魔來及魔官屬及無央數諸外異道問以時
答當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於
是長者與諸大衆受教而聽佛告長者何謂

大魁長者白曰唯然世尊大魁有四何謂爲
四一曰地種二曰水種三曰火種四曰風種
是曰四大魁佛言何謂地種答曰謂有五事
立堅強不柔麤穢能往返者佛言善哉善哉
長者能解彼諸地種永不現不長者答曰唯
然世尊我身能知地種滅沒不可知佛言善
哉復問何謂水種答曰唯然世尊水有五事
津液通流細滑微碎無有形貌猶如羅網徧
至諸脉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汝乃能知水種
滅沒不知處時答曰唯然世尊知歸無常求

不現也佛告長者何謂火種長者答曰溫煖
之類能令人熱有所消化而能焚燒光燄之
類佛言善哉長者汝乃能知火種滅沒不復
現耶答曰能知無常歸盡不現佛告長者何
謂風種長者答曰風有五事寒冷之類輕飄
駛疾有所飄吹出入得通有諸響聲佛言善
哉善哉爾乃能知風種忽然滅沒不復現耶
答曰唯然世尊能知風種自然歸盡佛言善
哉善哉長者世尊又問豈不覩見其種寂聲
答曰唯然知其種聲平等如稱其四大魁爲

何所處答曰倚欲飲食恩愛又問其四大魁
爲何所倚答曰展轉相依又問爲何所趣答
曰趣色諸入又問諸入爲何所歸答曰歸罪
塵勞又問何因有罪塵勞答曰唯然世尊其
識及身各自別異而各離散又問命盡身壞
爲何所趣答曰豈有所趣身無心意身識各
別又問長者續以故識歸於所趣更得異識
耶答曰唯然世尊不齎故識歸於所趣不離
故識亦無異識云何長者見於法乎譬如世
尊眼識非常耳識有異不共合同如是世尊

沒生死如是所見無厭而以存命佛言善哉
善哉長者於今長者一切所問報答如應審
實不虛寧見不實答曰不實所以者何如大
聖說於是世間所興不實欲法悉虛我念世
尊此世俗事皆以虛立未曾有法佛言善哉
善哉長者假使有說世事皆虛悉未曾有則
諸佛說所以者何世間悉虛無有一實於是
世間皆未曾有佛說如是和利長者受教歡
喜而退

佛說心總持經第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菟檀菟國濱近大海之邊
佛所行樹於師子座與無央數諸天眷屬圍
遶而爲說法彼時世尊告安詳摩夷巨天及
淨居身天子諸天子當知有總持名佛心之
法過去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說爲四部會最
於後世救攝擁護五二令得自歸普獲特勝所生十六
到處護一切義爲諸菩薩學大乘者令蒙法
恩使得普至一切所爲則有超異以故說耳
今者諸賢亦當受之持誦誦讀我滅度後最
後世時四輩衆會學大乘者聞其名者當分

別說爲他人講心懷忍辱心得自在聞其音
難設致其名超異德性如來所說而復攝護
已願最上所見自在其有欲聞當爲說之衆
會對曰唯然世尊當受聖教如佛所言終不
敢違使如來教普然具足衆會又問何謂世
尊佛心總持法乎世尊告曰今次第說無垢
離垢造一切義皆已逮得所作諸德無有邊
際三世平等一切十方具足諸慧示現一切
諸所有藏諸法自在具足成就所作通達普
了周匝除一切眼皆於三界普至十方寂然

憺怕獲諸脫門分別法界究竟倚著皆念一切諸所作為超度餘心已得解脫除結縛法普於虛空本性清淨無垢勸化三處過去當來現在平等三世斷除無餘離於所有第一度證所行如言所作成就一切大慈而興大

卷二

十七

哀於一切人而無所度佛告天子是為佛心總持法也為四輩說求菩薩乘其有諷誦懷在身心諦曉了識持此經者懷諸思想譬若如來立在于頂思則得見其有能見若有聞者能說經法若有持者未曾有忘究竟於學

當復得住於道所住說經寂然以故講經所持當持未曾忽疑以是之故能忍總持一切所聞所得如海逮不起法忍於一切法而得自在無所罣礙至解脫門如意具足於現在法於我法教當受重任棄諸重擔此族姓子則為見佛若觀此等當從聽受當觀其法莫察其形不當毀訾而輕易也摩夷巨天子白佛言唯然受教不敢違也普當宣傳如來之命然於後世以是經法為四輩說及菩薩乘當為分別若有誦得若有忘者當為開示族

姓子汝當令得見及使聽聞護如來所說言
教我等亦當奉受如來所說此族姓子當成
大義佛告摩夷巨天子卿當奉行如今所言
是則佛教佛說如是摩夷巨天子淨居諸天
一切衆會天龍鬼神世人阿須倫聞經歡喜
怨家像知識 而強結親友 諸王所行多
則主於土地 其國多大臣 而常興鬭諍
當爲造弊眼 於是說如是
跢飢利尼 跢飽利尼
師比丘 跪羅陀 蒲偈陀 沙喻投陀漚

阿夷比兜波 昧痺翅那旃 跪離那波羅
翅提 尼陀槃尼 尼披散尼 摩呵曼那
菟陀黎那
其有於是於我空耗所有財寶令逮得之苦
過去則以是神呪當以手授重其手足擁護
於膝重於臍常皆見重爲脅見重使下見重
令頸見重使心見重令四部衆皆使見重悉
令平等所從來處風散其華
漚那提奴 漚那提陀 漚彌提屠 漚提
屠 取提韃陀叱闍叱者

朱陀閼陀 波沙提 波沙檀尼耶醯迦彌
仇彌遮羅翅 朱羅鈴摩尼 阿提陀
浮彌羨那伊俞羅頭 耶翅祇禰彌 比闍
禰彌 薩披那樓彌檀堯南模 摩迦尼
阿掃比耶 令所祝吉 梵天勸助
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羅閼祇城東在
於柰樹間梵志丘聚從是北上鐸提山中天
帝石室爾時無數比丘各各馳走忽忽不安
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世尊遙見無

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問比丘何爲
馳散擾動如斯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曹患
所在不安遇諸賊盜鬼神羅刹諸象及龍餓
鬼師子及諸妖魅鬼魅非人熊羆諸邪溝邊
溷鬼蠱道巫呪佛告比丘當爲汝說常當救
濟一切擁護諦聽善思念之比丘答曰唯然
受教佛言何等爲一切救濟擁護如是
阿軻彌 迦羅移 喜隸喜隸 般鐸
阿羅鐸 摩丘 披賴兜 呵頭沙
翅拘梨同提隸 者比丘披 漚羅須彌者

羅 難樓莊者羅

阿耨破耆 阿羅因阿羅邪 邪勿遮坻鐶

移阿鐶

若不解脫我當勸解爲其擁護救濟今安吉
祥無患若賊鬼神羅刹蠱道符呪護四百里
周帀無敢燒者其不恭順犯是呪者頭破七
分所以者何佛告比丘今吾普觀天上世間
若如是呪願擁護終無恐懼衣毛不豎除
其宿命不請南無世尊所呪者吉梵天勸助
是呪

佛說吉祥呪經第二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城是名曰轉法輪莫
能踰者是地廣普若有燒者佛皆說之今當
講誦大人聖賢具足歸彼時佛告賢者阿難
吾爲汝說神呪之王汝當持之諸佛所說至
誠行趣道行十二因緣行月行日行賢者行
日月俱行諦聽善思念之阿難言受教而聽
如是

休樓 牟樓 阿迦羅 鐶羅 莫迦垣羅
颰提 波羅鈴波芻阿尼呵 邪提 阿尼

邪提呵提 邪提頸締末諦盧羅盧羅颯提

摩那羅羅波夷吒

無量總持諸印之王諸佛所說爲至誠行爲
修道行平等跡行日行月行如日月行佛語
阿難此總持句爲佛之句爲尊上句爲學句

賢聖之句得利義句所懷來句無兵仗句若

族姓子族姓女若入此句入無數解百千之

門能分別說佛告阿難雪山南脅有大女神

名設陀隣迦醯此名攝聲有五百子及諸眷屬彼

聞此經即自起住舉聲稱怨嗚呼痛哉嗚呼

何以劇乎吾身本時取若千百衆生人精以
爲飲食害命服之於今不堪不能復犯沙門
瞿曇爲四部衆而設擁護所以者何若善男
子善女人受是神呪童男童女入於郡國縣
邑聚落持是吉祥呪若諷誦說無能饒者所
以者何今沙門瞿曇所說神呪遣逐非人滅
除衆患常住於此而現於魔宮諸弊魔言天
王欲知沙門瞿曇已空汝界今諸天王當共
被鎧將諸群從暫勒兵衆譬如菩薩初坐樹
下魔被以鎧甲及諸兵衆往詣佛所於是世

尊告阿難曰是大女神設陀隣迦醯止於雪山之南與五百子俱遙聞如來說是神呪總持印呪恐怖懷懷衣毛為豎及於諸魔一切官屬及餘衆魔於時彼魔被其鎧翰與眷屬俱往詣世尊惡心欲詣沙門瞿曇彼時有菩薩名曰降棄魔降魔及官屬還詣佛所稽首聖足叉手歸佛白世尊言我已攝制於此弊魔及諸官屬發遣諸兵并設陀隣迦醯大女神而制伏之不敢為非亦不敢嬈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不敢中害無所妨廢善哉

世尊願說總持法印為四輩衆令皆得擁護使得安隱惟佛加哀普及人民令得安隱於是世尊為是神呪應時欣笑阿難問佛世尊何故笑笑當有意佛告賢者阿難汝寧見降棄魔菩薩道行殊特降魔官屬設陀隣迦醯大女神技術皆以壞敗心懷憂感於彼忽然沒而不現到斯說是總持之印爾時世尊思此總持印王攝伏一切諸惡鬼神及諸妖魅除一切嬈伏鳩伏鳩休浮休樓阿祇提是總持印王呪其有鬼神女神鳩桓龍金翅鳥及

諸弊獸一切衆魅至意有意在道斷他懷來
為食為句跡甘嘗為月動搖善震動意為心
何況細微無不微也其大德總持無擇無冥
而無所斷其心誦其十事讀於今笑當所作
者亦無所選佛告阿難是無擇句總持句無
所選句安隱句擁護句於諸衆人無所燒句
無所害句禁制句諷誦者句為四部衆則設
擁護人與非人不能犯也若卧出時所在寤
寐無敢燒者況佛所說其聞此呪莫不安隱
佛說如是歡喜而去

佛說總持經第二十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在法閑居佛之
道樹初成道時與萬菩薩俱一切成就普賢
菩薩行於無願其行無餘及空無菩薩蓮華
藏菩薩寶藏菩薩行藏菩薩妙曜菩薩金剛
藏菩薩力士藏菩薩聖二無垢藏菩薩廿二調定藏菩
薩與一萬菩薩俱與一佛世界三千大千塵
數菩薩俱各各從異佛國而來會此所從方
來化師子座稽首佛足在於佛前坐師子座
於時此等菩薩大士不計吾我清淨無瑕各

心念言於此何因不可思議諸佛世尊所有境界無能稱量諸佛世尊本之所願而有殊特何因諸佛如來感動何謂所為不可思議無罣礙行云何世尊無念無想致此殊特於時世尊尋知此等諸菩薩之心所念諸坐菩薩諸佛無處亦無不住欲問如來諸佛威神一切光明佛威神德精進無踰而得皆立皆入諸佛諸總持法廣大聖覺是等所入殊特如此無所罣礙身之所入亦皆如此諸佛眷屬棄捐諸瑕諸佛之法而不可獲而常安隱

於時蓮華藏菩薩入諸法所趣之心無所罣礙所念法門無諸弊礙諸菩薩行為普賢願合集等行正住於願入諸佛法見十方佛加於大哀度於無極降伏衆生休息惡趣一切菩薩諸三昧定觀于本際諸佛之慧所行無盡莫不歸伏趣諸道慧皆照總持分別諸度蓮華之藏其諸菩薩承佛聖旨各自說言諸佛盡聽諸佛世尊所行無量極大變化隨其本相曉了諸法一切皆智諸佛超異都無陰蓋諸佛世尊普逮法界入于法界諸佛世界

有無處所無所罣礙何爲十在兜術天現盡
壽命忽沒無能禁制亦無有處入母腹中十
月而生又棄捐家而樂出外心常欣悅坐佛
樹下積累一切諸佛之法一時之頃普諸佛
土示現如來感動瑞應常轉法輪悉殖德本
分別解說當得佛時具成菩薩而以法成諸
佛世尊永無住處在在智慧而建立之是爲
佛子無有處所亦無所住復次佛子諸世尊
有十教目何等十教化一切諸度無極皆除
一切諸無智法常修大哀有十種力普轉法

輪教化羣黎禁制衆生成平等覺開通萌類
令無所住於此無行相法自歸已得寂然亦
教他人至覺滅度是爲十復次佛子復有十
事疾見如來何等十適見諸佛則觀衆生便
棄一切諸所歸趣取要言之速疾具足福德
眷屬連受諸德之本即德清淨無所短乏便
除狐疑適見諸佛爲衆生等示于大乘令無
所畏尋得成就爲不退轉適得逮見諸佛世
尊疾求分別衆生之源而開度之便逮度世
淨衆生根適得逮見諸佛世尊便無弊礙是

爲十佛說如是諸菩薩聞經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二

音釋

望二

廿四

燿音霍雲 朕徒結切 觚攻乎切 吟詩音 益北末切
同捷楚語也 欸此云香陰 疹丑刃切 鞭
乾同鞭魚孟切 浪與硬切 杼引而泄之也 飲同 飼
飲於禁切 以飲食之也 殞心悶也 駛疾疾

也 冕奴侯切 懺懺怕切 懺懺怕切 懺懺怕切 懺懺怕切
也 滌大計切 鐸遼速切 溷胡困切 颶蒲末切 鎧可亥切
懷懼也

佛說生經卷第三

璧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所欣釋子多所遊至出入無節所詣門族不可稱計或晨或冥或早入冥出於時阿難優陀薄拘盧等合會一處謂所欣釋子曰賢者何爲而多行來不知時節何不時出時入所詣之處不自節量所欣釋子尋罵衆賢出麤獷辭卿等無智擾

擾搖動不能自安喧呼惡口卿等懈怠不爲衆僧有所興立吾今出入常爲衆僧嚴辦所當卿等能任如是勞乎爲諸衆僧有所辦耶勿得謂吾多有事理諸賢多務甚於吾身所欣釋子卿等且復有所合辦知何如吾辦衆僧事時諸比丘同共發意彼時三人言語柔輒威德殊妙依本福行多所獲致過踰於彼所欣釋子鈍愚男子以卒暴決愚騃自用強有所求不得如志有一異天詣長者家得滿大甕若干供養賢者阿難詣他長者以柔輒

室三

辭宿德堅強爲說經法令其家人歡喜踊躍從得分衛大獲供養隨意所施不強不求時諸比丘往啓佛具說本末佛告諸比丘於此四人不但今世爭功分衛唯有一人所獲薄少餘人得多阿難比丘衆人勸助一人所安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相歛聚會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辭出其獷言而自高傲咄卿男子當惠我肉欲

得食之第二人曰惟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損肉惟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同飢渴時獵師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偈報曰卿辭甚麤獷云何相與肉其言如刺人且以角相施生三復以偈報第二人曰此人爲善哉謂我以爲兄其辭如肢體便持一脚與復次以偈報第三人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辭言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復次以偈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施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麤細各與肉分於

時天頌曰

一切男子辭 柔輒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辭則所欣釋子第

二人者毘陀和黎第三黑優陀第四阿難也
天說偈者則吾身爾時相遇今亦如是佛說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三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尊比丘各

發心言賢者舍利弗賢者阿那律賢者阿難

輸輪及諸弟子五百之衆本俱一時棄家爲

道無所貪慕不志世榮悉爲沙門時舍利弗

嗟歎智慧最爲第一斷衆狐疑和解闢諍分

別道義無所不通如冥中有炬火多所照曜
時阿那律嗟歎巧便爲衆人匠多所成就現
若干術令人喜悅工巧第一於時阿難嗟歎
端正色像第一顏貌殊妙見莫不欣衆人愛
重一切尊敬歎爲佛有三十二相於時輸輪
既勤修習未曾有懈嗟歎精進世間無倫又
能入海多所成辦如來世尊現生釋種棄國
捐王得成佛道端正無比色像第一如星中
月光明超日體長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其聲八部出萬億音所講說法天龍鬼神人

物之類各得開解皆得其所佛諸兄弟伯叔
之子雖各自譽皆歸命佛以爲弟子佛之功
德不可稱限從無數百千億劫積累功德自
致得佛爲一切人示其道路俱往詣佛問其
本末誰爲第一我等聚會各自歎己之所
長佛告比丘此諸人等不但今世各自稱譽
常歎己身第一無雙前世亦然生生所歸皆
伏吾所吾尊無極所以者何乃往過去無數
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大船國土廣大羣
僚大臣普亦具足其土豐熟人民熾盛王有

五子第一智慧第二工巧第三端正第四精進第五福德各自嗟歎己之所長其智慧者嗟歎智慧天下第一以偈頌曰

智慧最第一 能決衆狐疑 分別難解義 和解久怨結 能以權方便 令人得其所

衆庶觀歡喜 悉共等稱譽

第二者嗟歎工巧以偈頌曰

工巧有技術 多所能成就 機關作木人

政能似人形 舉動而屈伸 觀者莫不欣

皆共歸遺之 所技可依因

第三人嗟歎端正以偈頌曰

端正最第一 色像難比倫 衆人觀顏貌

遠近莫不聞 皆來尊敬之 慎事普慇懃

家人奉若天 如日出浮雲

第四人嗟歎精進以偈頌曰

精進爲第一 精進入大海 能越諸患難

多致珍寶財 勇猛多所能 由是無所礙

家業皆成辦 親里敬欣戴

第五人嗟歎福德以偈頌曰

福德爲第一 所在得自然 富樂無有極

生生爲福田 福爲天帝釋 梵天轉輪王
亦得成佛道 具足道法王

各各自說已之所長各謂第一無能決者各
自立意不相爲伏轉相謂言吾等各當自試
功德現丈夫之相遠遊諸國詣他土地爾乃
別知傑異之德誰爲第一時智慧者入他國
土推問其國人民善惡穀米貴賤豪富下劣
聞其國中有兩長者豪富難及舊共親親中
共相失衆人構叛闔使成怨積有年歲無能
和解者其智慧者設權方便齎好饋遺百種

飲食詣長者門求索奉現長者即見進其所
齎饋遺之具以其長者名辭謝問訊前者相
失以意不及衆人構叛遂成怨結積年違曠
不得言會思一侍面叙其辛苦故遣飲食饋
遺之物惟見納受無見譏責亦無父怨母讎
故遣吾來以相喻意其長者聞欣然大悅吾
欲和解其日久矣但無親親以相喻意乃復
辱信枉屈相喻誠非所望同念厚意便順來
旨不敢違命其智慧者解長者意燿然無疑
辭出而退詣第二長者亦復如是解喻其意

如前所言便共剋期共會某處聚合衆人和
解仇怨應時醺飲作諸妓樂共相娛樂各各
相問本末和解意乃知此人以善權和解兩
怨令親如故各自念言吾久相失一國中人不
相和解乃使此人遠來相聞和解其恩難
量非辭所盡各出百千兩金而奉遺之即持
此寶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言辭所具足 辯能造經典 正士能博聞
安隱至究竟 觀我以智慧 致此若干寶
衣食自具足 并及布施人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
妓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
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
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饋遺
國王聞之命使作妓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
妓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
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眨眼色視夫人王遙見
之心懷忿怒促勅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眨眼
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
出數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

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惟以加哀原其罪疊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校一肩楔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食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機關爲木人
過踰於生者 歌舞現妓樂 令尊者歡喜

得賞若干寶 誰爲最第一
第三端正者轉詣他國他國人民聞有端正者從遠方來色像第一世間希有人民皆往奉迎飲食百味金銀珍寶用上遺之其人作妓衆庶益悅瞻戴光顏如星中月僑貴之女
卷三
多有財寶衆藏盈滿獻致珍異無數億寶得此寶已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善哉色如華 端正顏貌足 女人所尊敬
又得常安隱 衆人所觀察 猶如星中月
今致若干寶 自食并施人

第四精進者轉詣他國到一江邊見一梅檀樹隨流來下脫衣入水泅截接取國王家急求梅檀即載送上數斤得百萬奇異之寶不可稱計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精進最第一 勇猛能入海 致於衆珍寶
以給家親屬 賴我浮江水 接得妙梅檀
致金若干數 自食及施人
第五福德者轉詣大國時天暑熱卧于樹下日時映中餘樹蔭移此人所卧樹蔭不動威神巍巍端正姝好猶如日月彼國王薨無有

太子可嗣立者衆人議言當求賢士以爲國主募人四出選擇國內可應立者使者案行見一樹下有此一人於世希有卧於樹下樹蔭不移心自念言此非凡人應爲國主尋徃徧啓國之大臣具說本末於時羣臣即嚴威儀導從騎乘印綬冠幘車駕衣服則往奉迎洗沐塗香衣冠被服佩帶畢訖皆拜謁稱臣昇車入宮南面立詔國即太平風雨時節即令勅外詔有四人一者智慧二者工巧三者端正四者精進召至中閣一時俱集令作侍

衛時福德王以偈頌曰

有福功德者 得爲天帝釋 帝王轉輪王

亦得爲梵王 智慧及工巧 端正并精進

皆詣福德門 侍立爲臣僕

時福德王遂以高位署諸兄弟各令得所佛

望三

告諸比丘爾時智慧者則舍利弗是工巧者

則阿那律是端正者則阿難是精進者則輸

輪是福德者吾身是此等爾時各自稱歎已

之所長以爲第一於今亦然此等爾時皆不

如吾而各自嗟歎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

歸吾以爲弟子依佛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蠱狐鳥經第二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

調達凶危橫見嗟歎者不得其理拘迦利比

丘嗟歎調達調達亦復歎拘迦利比丘其彼

二人橫相嗟歎無義無理諸比丘聞徃白世

尊唯然大聖觀拘迦利比丘因依正典緣法

律教以信出家而爲沙門橫歎調達以非爲

是不得義理又彼調達嗟歎拘迦利比丘以
非爲是以是爲非佛告諸比丘今此輩愚騃
之等不但今世橫相嗟歎以非爲是以是爲
非前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黃門命過
親里即取棄擲樹間彼時蠱狐烏鳥來食其
肉時共相嗟歎樹間烏爲狐說偈曰
君體如師子 其頭如仙人 脂猶鹿中王
善哉如好華
於時蠱狐印於樹間以偈讚曰
誰尊在樹上 其慧第一最 其明照十方

如積紫磨金

於時烏以偈報頌曰

君則大師子 欲見君故來 君脂如鹿王

善哉得利義

蠱狐復以偈報頌曰

誠信實相知 俱相歎至誠 合積紫磨金

所問服食此

爾時去彼不遠有大仙人處於閑居淨修爲
道聞狐及鳥轉共相譽心自念言彼等之類
橫相咨嗟彼言皆虛無一誠實以偈問曰

吾久見所興 至此俱兩舌 自藏於樹間

俱食於人肉

於時鳥瞋恚以偈報仙人

師子及孔雀 共食於禽肉 於彼髡滅頭

次第而求活

仙人以偈答曰

樗樹臭下極 一切鳥所惡 衆鹿所依因

棄死黃門身 汝輩下賤物 俱來聚會此

食於黃門身 自稱為上人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蠱狐者調達是鳥者

拘迦利是仙人者則菩薩是爾時共俱相歎
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於今亦然

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一比丘疾病困篤

三

獨自一身無有等類無有視者亦無醫藥衣
被飯食不能起居惡露自出身卧其上四向
顧視無來救濟者便自歎息今日吾身無救
無護時阿難見往白佛唯然大聖吾身今日
得未曾有如來世尊大慈大哀有病比丘當

念救濟吾乃往世無數劫時救此比丘疾病之患今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於空閑處多神仙五通學者在彼獨處各各相勸轉相佐助各各取果以相給足以作籌筭設使疾病轉相瞻療時有摩納學志有所緩急常馳走赴趣有一學志若有急緩疾病之厄初不視瞻時彼學志有急緩時無有救者則自獨立無伴無侶彼於異時身得疾病無療瞻者亦無持果授與食者是時五通仙人是彼和尚見之如是心自念言此人孤獨無有救

護心慙念之即往到其所即問之曰摩納學志卿强健時頗有消息問訊不寧有親厚朋友乎即時報曰無也和尚亦無親厚知識之友我之父母家屬親里去此大遠又問曰此梵志共頓一處不與親友結爲知識耶答曰無也和尚答曰不結親友無有知識以何爲人卿見餘人展轉相敬展轉相事卿獨不也今日孤獨無有救護於時仙人扶接摩納使之令坐將詣自所頓處勸之安心將詣親友而以療治則頌偈曰

棄捐于妻子 出家無所慕 卿和尚爲父
等類則兄弟 頓與梵志俱 而不相供視
得疾病困篤 孤獨無所依 察子見此已
梵行爲親友 普行子恭敬 展轉相瞻視
時佛世尊往詣比丘而問之曰今得疾病有
瞻視醫藥牀卧具乎白曰孤獨無瞻視者無
醫無藥去家甚遠離於父母無有兄弟親里
伴侶無供侍者世尊又問卿强健時頗瞻視
問訊有疾者不答曰不也世尊告曰卿强健
時不瞻視人不問訊疾病誰當瞻視卿乎善

惡有對罪福有報恩生往返義絕希疎佛爲
一切三界之救救度王道當捨卿耶前世救
卿今亦當然佛扶起之欲以水洗時天帝聞
佛所言屈伸臂頃忽然來下欲洗浴之佛言
拘翼卿在天上香潔之中安能救洗穢濁臭
處天帝釋答曰向者世尊說此比丘本不瞻
人不視疾病孤獨無救佛爲十方一切之救
功德具足無所乏少尚瞻視之況我罪福未
斷而不興福耶時佛手洗天帝水灌還復卧
之飲其醫藥即時除愈爲說經法即時得道

世尊以偈讚之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爲父 經法以爲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望三

十二

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國王因梵志女而生一子名曰至誠外道異學審裸形子而爲作字其裸形子智慧聰明有超異之

慧有所講說多所降伏於諸經典無所不博
普爲衆人共其國王博達衆義往詣世尊其
尼犍有四姊弟因梵志生敬樂異學一名饕
餐二名興貪三名金誠四名誠雪時裸形子
遣詣佛所欲試世尊皆受法則悉知經誼具
來我說爾時姊弟各相謂言吾等共詣沙門
瞿曇所試其舉動行步進止取其長短便共
往詣棄捐居家悉爲沙門受具足戒時佛世
尊以往世喻而開化之導示本源諸根所從
功德之本棄捐貢高除其憍慢皆得羅漢時

裸形子問諸姊弟所試云何諸女則以無央
數誼嗟歎世尊稱譽經典法律之妙不可勝
限時裸形子不受女言汝等以家事往欲試
亂道反為世尊所見攝取迷惑誑詐譬如有
人行入水中洗去垢濁令身淨潔反溺水死
汝等如是欲往試佛壞其道意視所舉動取
其長短反為瞿曇所見迷惑沒溺自失不得
濟已譬如有人行入果樹欲採好果反為禽
獸虎狼所食亡身不還汝等如是往試沙門
瞿曇取其法則舉動長短以來語吾而反沒

溺為彼瞿曇所見迷惑譬如蛇虺弊蟲凶惡
之人尚可親近可信可樂可致吉祥安隱之
法世尊瞿曇求是功德安隱之誼終不可得
諸女答曰世尊道德去人四虺瑕穢之毒令
人安隱寂然虛空尚可無瑕如來世尊未曾
有短男女見之莫不安隱時為我等說微妙
誼咨歎道稱我等歡喜稽首歸命時比丘僧
具足啓佛唯然世尊且觀外學裸形之子有
異語誹謗佛道反譏諸女汝等何故歸命世
尊觀其舉動當取長短而來語我反為迷惑

沉溺其身不能自濟佛告諸比丘裸形子遣
四女人欲來試佛取其長短世尊無瑕何從
取闕佛尋開化皆令得度至無著證乃往古
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迦隣與他國王結
爲怨仇欲往壞之即遣四女端正殊妙姿顏
無雙而往試之取其長短爲內匿賊詣阿脂
王許時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無不尊
敬威神巍巍殊德無量無有瑕穢柔和無獷
名稱遠聞安詳柔和迦隣王女嗟歎阿脂王
功德世之希有名稱遠聞八方上下莫不宣

揚我等父王諱爲迦隣故相遣來以相給侍
奉在左右我父王辭曰其王德殊微妙難及
無有瑕垢安詳不暴忍辱無穢與人語言才
辯殊異聞名輒伏我不受言其國屬阿脂王
爲大國主又國號曰虛空王所止處有一大
臣名曰細那聰明智慧聖達難及卒慧尋答
爲王輔臣時迦隣王不隨女言棄詣大國細
那土界與大衆俱周帀圍繞王問傍臣當奈
之何吾自開門而捨去入此他門傍臣對曰
無得恐懼天王自安譬如師子處於林間不

畏樹木今住於此亦復如是城郭則安得護
無患以偈頌曰

以自開其門 反入此國界 阿蘭之大士
如師子林樹 安護而得護 自然無所畏
其欣踊國王 可以長安隱

人健論議其言流溢何脂王聞其迦隣王以
財利故及其名稱發意所趣則歎頌曰此事
大佳微妙難量名德流布無有衆惡能堪任
法將無於此有所誑詐又問曰其此仙人天
帝之神皆遊迦隣國界威神廣大彼聞我德

即當得勝其迦隣王便當破壞而自降伏持
阿脂王心自念曰彼諸仙人終不妄語諸仙
人曰吾當得勝功德無量所說如此諸臣報
曰唯然大王仙人至誠終不虛言以偈頌曰
諸迦隣得勝 緣是而降伏 阿脂王失計
仙人說如是 聖三 善哉言質直 十五 所興無所失
以故說此言 自然有聲音 天王當知之
言至誠于斯 所行無放逸 而當得勝去
又言阿脂王 而當復得勝 此云何至誠
更爲我解說

大臣答曰不曾聞乎失聖仙人剛強難化手
執利劒像貌可畏丈夫男子以人民故承其
德本而降伏之不言自歸其阿脂王爲大丈夫
方便校計亦復如是又其眷屬和順承教
無有異心志不離別所作無上威德巍巍假
使阿脂王不得勝者今願天王目自覩之以
王勇猛計策方便權憍難及終不破壞設不
相信且自目見以偈頌曰

方策尊雄計 知時強精進 勇猛有憍略
察此則知勝 阿脂名德忍 開化諸瞋恚

阿脂王堪任 迦隣焉得勝

時王不用言興師起兵往詣阿脂國其欣踊
兵大臣輔佐聰明智慧勇猛精進以無上心
和不離別又阿脂王身自勇健其力聖強應
時得勝迦隣王迦隣王伏自歸謁拜生捕收
攝尋便放火於是天帝釋以偈頌曰

賢聖歎忍辱 開化諸瞋恚 降伏迦隣王
阿脂王獨勝

佛告諸比丘欲知時迦隣王者審裸形子是
阿脂王者則我身是欣踊大臣則舍利弗是

帝釋者阿難是爾時相隨以爲伴黨義理相
化上下相承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其國米穀踊
貴生三人民飢餓佛諸比丘各欲散流去遊諸國
以爲歲節賢者阿難博聞多智於法無厭辯
才無礙佛所說經爲無數人護受經典精進
難及心自念言假使世尊詣於餘國而造歲
節處於他域無央數人失其德本坐具無所

乏少假使如來止此舍衛而爲歲節多所安
隱爲成德本於時世尊憇傷羣黎欲救護之
入舍衛城波斯匿王傍臣人民往詣國王阿
難自往說此本末王波斯匿聞阿難言請佛
三月及比丘衆若干種饌飲食具足病瘦給
藥一切所安隨其所樂如是三月無所乏少
佛比丘衆舍衛歲節時諸比丘心自念言賢
者阿難功德難及得未曾有行權知時曉了
誼理勸化國王波斯匿王供養世尊及比丘
衆歲節三月皆令安隱令比丘衆九十日中

無有憂慮一切施安所供無之令比丘衆各自安隱不復遊馳至於他國時佛徹聽聞諸比丘共議此事尋即往到比丘衆所汝等向者何所講論諸比丘衆具足本末啓白如來佛告比丘賢者阿難非但今世行權知時前世亦然行權方便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柰國時有王名梵達王有大德名稱遠聞時國飢饉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乞者衆多無以可供王喜施與四面來乞集如浮雲十方皆至隨力所任而供給之布施如是無有休息

卷三

十七

穀米遂貴天轉旱酷不復降雨所種不收人民飢困乞者日滋詣王宮門倉庫虛竭時諸臣吏各共議言今此國王敢來乞者尋即施與不能逆人天旱不雨乞者遂甚米穀踊貴倉庫虛盡將欲壞國時諸大臣欲救護國往詣王所具足爲王啓說此議王所施與今可省息於法可依須後豐有爾乃復施王告之曰吾所施與不能懈止寡人有令志願布施焉違本心又來求者何忍逆之其不來者乃無所施時諸羣臣各共誼言吾等於宜當共

作計令諸窮士不得令來乞爾乃斷耳於時
王施未曾懈廢心自願言令諸倉穀莫使消
滅時諸法明吏告勅四遠不得令往從王乞
勾敢有乞者皆受誅罰棄命都市四遠乞者
來詣其國聞此急教不敢行乞不得見王愁
憂懊惱問諸大臣審有是命又問父母實有
急教不得乞乎答曰有之不得行乞者又
問假令遠方有諸使吏東西南北皆足廩價
穀糧飲食今此臣吏獨欲飲食故出教勅諸
四遠貧窮乞士不得詣門從王乞勾假使乞

者罪皆應死惟遠方使得見食廩展轉相語
衆人皆知諸臣所建非王所爲有一梵志飢
窮經日欲行乞勾以救其命徧行求索給足
妻子假使穀賤乞勾易得所獲無量設穀踊
貴乞勾難獲馳走乞勾無所不至裁得活命
心懷憂悴不可復言其婦於時謂梵志言汝
遭勤苦乞勾遇患無所不至而不能得何不
詣王從其乞勾本聞國王敢有乞者不逆人
意梵志答婦汝不聞耶國王有令不得令人
詣王乞勾惟遠方便乃得進見給其廩價餘

卷三

十八

人乞者必當見斬梵志答婦我身今日欲得
求安反見危害既依仰他復見毀辱其婦答
曰如諸臣吏告勅四遠惟遠使得前不聽餘
人卿欲安隱何不作使可爾言耳食乃可得
於時梵志即受婦言執杖奉使著奉使冠詣
王宮門門吏曰子所從來答曰從遠使來門
吏白王啓其本末即時現之子所從來今十
六國穀米踊貴各自守界何從自致從何國
來吏具問是已梵志答曰聞服王德故被使
來吏又問曰於是國界見彼國耶村落墟聚

足可達知假使爲已惟願天王獨爲已者所
求易得欲見大王故來求現門吏問之其對
如是王曰現之梵志即入王問之曰爲誰使
來梵志對曰求不恐懼若見聽許乃敢啓王
說所使來王告之曰便具自說原除恐難王
又問言誰爲使來梵志啓曰大王欲知之我
腹使來於時梵志即說頌曰
生三
衆人求財利 或遇諸怨賊 我爲腹使來
國主惟願恕 誰爲最尊勢 誰其第一先
我實爲腹使 大王勿罪責 諸佛乃緣覺

聲聞聖弟子 捨置寂然處 入城聚落乞
窮厄無所依 生身遭苦患 今我爲腹使
惟人尊見恕

於時王愍傷之則以偈報梵志曰

梵志當施卿 赤牂牛千頭 及與犢子俱
焉得不惠使 吾爲諸使者 給與所飢乏
爲使者作使 加施無恐懼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梵志者阿難是也梵
達王者波斯匿王是爾時阿難開化令悅戴
仰無量於是阿難今世在國復化波斯匿王

穀米饑饉供養世尊及比丘衆三月之中無
所乏少是故比丘當學善言柔和之辭當作
巧辭方便之語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
喜

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二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異比丘有弟
子志性溫雅功德殊異意行仁賢至誠安隱
身常侍從宿衛和尚恭順良謹精進難及順
從法教不違師命於時短命宿世所種其壽

薄少幼小亡歿即生天上在忉利宮適生天上則觀天上不久堅固但觀大火吾本所志不得如意不至究竟與善師友不能相守今捨善師反隨惡友於是違遠至尊和尚及阿夷梨衆諸等類修梵行者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有佛世尊普一切智其慧徧見號曰如來至真正等覺今悉違遠大聖世尊和尚師友及諸同學無央數劫百千之數難值難見興于世間不可得遇講說經典深妙優奧難限未曾所念口不發言而爲

安隱皆開化之分別智慧說諸緣起各各解了所從有因無央數劫所未聞見悉爲解決吾本遭遇和尚可值此經典法律棄家爲道得作沙門不至超異如是等類所當興立不得究竟今反當爲放逸行乎今吾寧可先詣世尊諮受經義則自曉責感傷己身即以其夜威神光光明徹遠照往詣世尊稽首足下却住一面佛見其心真正樂道純淑在法爲說四諦苦集盡道即見四諦於是世尊如其本根而爲分別得至果證歡喜踊躍受其嚴

戒稽首佛足右繞三匝已忽然不現於時和尚心念弟子功德性行愁憂感結泣涕雨淚不能自解等類諫喻不能究思於時比丘往啓世尊世尊告曰呼比丘來問之比丘何爲憂惱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弟子終歿佛言何故愁憂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唯然世尊我彼弟子甚大良謹仁賢溫雅名德難量未有究竟而中天歿以故憂悵不能自寬佛告比丘勿復愁憂所以者何卿之弟子已至究竟得生天上今日夜半來至佛所威神巍巍光明

遠照稽首足下却住一面吾爲天子講說經法具足廣普分別聖諦於是天子即於座上成至聖法佛爲比丘說此本末即時歡喜除其愁憂不復涕泣於時世尊教彼比丘除憂惱迷根諸比丘各心念言得未曾有大聖世尊以無上法藥療此比丘憂惱之患於彼弟子疾病命過愁憂懊惱無能解者見佛世尊衆患皆除真爲如來至真等正覺於億千劫歌頌佛德不可窮盡佛時遙聞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佛即往詣告諸比丘向者共會爲何

所論比丘白佛唯然世尊向者共會歎佛功德聖尊無極度諸未度脫諸未脫滅諸未滅療治一切姪怒癡患爲無上醫常以法藥療諸心病向者蠲除比丘憂患以是踊躍不能自勝佛告諸比丘如汝所云今此比丘見弟子終愁憂感結不能自解獨佛世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有異閑居一象生子墮地未久其母終亡去彼不遠仙人所處有上威神功德具足志懷大哀遙見象子其母命終我能舉足東西遊伴不能自

活即時扶將詣所止頓飲之以水將果飼之彼時象子仁和賢善功德殊妙樂于義理異得安隱無有憂患除諸衆惱於時仙人卧起同處身形轉長衣毛鮮澤則以水漿供養仙人其好果蔽然後自食往反慇懃奉侍不懈世三彼時仙人愍哀象子觀其德行愛之如子現世二之無厭敬之無極時天帝釋則時發念今此仙人志在象子猗念無厭今我寧可別令愁感時帝釋示現試之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離仙人見之象子死亡愁憂巨言涕泣

橫流不能自解餘仙人聞來諫曉之不能除
憂不復食飲時天帝釋自以其身住在虛空
即為仙人而說偈曰

仁者已棄家 至此無眷屬 諸仙人之法
憂死非善哉 假使悲涕泣 能令死者生
皆當聚憫泣 假啼哭不活 已習共頻止
而與象子俱 則有愍恩情 不得不愁憂
死人哭於死 其有啼哭者 明智不懷憂
仙人慧何啼

時天帝釋令其仙人懷憂惱已即令象子使

活如故於時仙人見象子尋大踊躍不能自
勝不復愁憂天帝釋即尋為仙人而說頌曰
以拔卿憂惱 心所懷愁感 於今仁無患
而除子憂感 令人離愁惱 及一切親屬
如卿今日歡 見象子起故

時天帝釋復以偈頌曰

吾愍傷卿故 欲除諸憂感 故興此因緣
增益於塵勞 明者曉了斯 恩愛生苦患
則察其內外 無得興變化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仙人者則於今此和

尚身是時象子者死弟子是天帝釋者則我
身是也爾時相遇今亦如此佛說如是莫不
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三

音釋

礦古猛切 嬰於耕切 眈側治切 楔先結切 愕側切
惡也 迂各切 汭似由切 憤側革切 擣抽居切
錯行也 名 餐餐他切 惛私呂切 覆抽居切
餐他結切 智之稱也

永樂北藏

佛說生經

第六二冊

佛說生經卷第四

譬四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乃昔去世有異曠野閑居彼時有水牛王頓止其中遊行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衆眷屬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姝好威神巍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有一獼猴住在道邊彼見水牛之王與眷屬俱心生忿

怒興于嫉妬便即揚塵瓦石以忿擲之輕慢毀辱水牛默然受之不報過去未久更有一部水牛之王尋從後而來獼猴見之亦復罵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衆見前牛王默然不報効之忍辱其心和悅安詳雅步受其毀辱不以爲恨是等眷屬過去未久有一水牛望四獼尋從後來隨逐羣牛於是獼猴逐之罵詈毀辱輕易見水牛犢懷恨不喜見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學効忍辱和柔去道不遠大叢樹間時有樹神遊居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

辱忍而不瞋問水牛王卿等何故覩此獼猴
猥見罵詈揚塵瓦石而反忍辱默聲不應此
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

卿等何以故 忍放逸獼猴 過度於凶惡
等觀諸苦樂 後來亦仁和 坐起而安詳

皆能受忍辱 彼等尋過去 諸角默搥杖

建立衆墮落 又示恐懼義 默無加報者

水牛報曰以說偈言

以輕毀辱我 必當加施人 彼當加報之
爾乃得疾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羣輩仙人
等順道而來時彼獼猴亦復罵詈毀辱輕易
揚塵瓦石以空擲之諸梵志等即時捕捉以
脚蹋殺則便命過於是樹神即復頌曰

罪惡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惡已滿足

諸殃不爛壞

聖四

二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水牛王者即我身是
爲菩薩時墮罪爲水牛爲牛中王常行忍辱
修四等心慈悲喜護自致得佛其餘水牛諸
眷屬者諸比丘是也水牛之犢及諸梵志仙

人者則清信士居家學者是其獼猴衆則外異道罵詈獼猴獼猴則得害尼犍師本末如是具足究竟各獲所行善惡不朽如影隨形響之應聲

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佛告諸比丘昔有兔王遊在山中與羣輩俱飢食果蓏渴飲泉水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悉令仁和勿爲衆惡畢脫此身得爲人形可受道

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一仙人處在山林食噉果蓏而飲山水獨處修道未曾遊逸建四梵行慈悲喜護誦經念道音聲通利其音和雅聞莫不欣於時兔王徃附近之聽其所誦經意中欣踊不以爲厭與諸眷屬共齋果蓏供養道人如是積日經月歷年三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人間兔王見之著衣取鉢及鹿皮囊并諸衣服愁憂不樂心懷戀恨不欲令捨來對之淚出問何所趣在此日日相見以爲娛樂飢渴忘食如依父母願

一留意住止莫發仙人報曰吾有四大當慎將護今冬寒至果蓏已盡山水冰凍又無巖窟可以居止適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頃止精舍過冬寒已當復相就勿以悒悒免王答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遠近募索當相給足願一屈意愍傷見濟假使捨去憂感之戀或不自全設使今日無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見之感惟哀念恕之至心當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免王心念道人可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中火大熾

盛適墮火中道人欲救尋已命過命過之後生兜術天於菩薩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見之爲道德故不惜身命愍傷憐之亦自剋責絕穀不食尋時遷神處兜率天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免王者則我身是諸眷屬者今者諸比丘是其仙人者錠光佛是吾爲菩薩勤苦如是精進不懈以經道故不惜軀命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無得放逸無得懈怠斷除六情如救頭然心無所著當如飛鳥遊於虛空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經戒精進守德每
生自剋行無過惡一身遵行為天下則行來
四輩息意休穢行正不迷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一智慧無所希望以法自衛行來同學
無有異計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倦念
佛功德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流布
弘恩歎法之義惟志無為法本柔潤法香普
熏十方悉聞去惡就善居家為穢出家無為

志常思法以法為務勤勤誦法猶服甘露法
為道藥多所療治法為橋梁通諸往返法為
舟船度諸未度法為日月晝夜照明去諸窈
冥陰蓋消除覩於無形又信聖眾眾中學者
猶如眾流遊於大海聖眾之中或得道跡或
得往來或獲不還或成無著緣覺果證或行
菩薩至不退轉一生補處無上正真亦由是
生此則無極至深道海菩薩所奉周旋往來
度脫一切靡不興戴道慧高妙無所罣礙其
人每行出入四輩弘宣三寶身自歸命并化

一切常尊三事一曰興立功德修治佛寺二
曰誦經念道宣布典教三曰一心定意而無
放逸奉四等心慈悲喜護行空無相不願之
法解了善權隨時化人使發道意其人年長
命欲終時四輩衆學及諸親里五種諸家咸
往問訊將無恐怖安心勿懼其人即以偈答
衆人

吾棄捐衆惡 奉行諸功德 今身以是故
無一恐懼心 猶如有橋梁 柱强上下堅
如人乘牢船 欲渡至彼岸

衆人聞之悉共欣悅代之踊躍其人命盡壽
終之後生兜術天稽首彌勒得不退轉與諸
菩薩講經論法開化不逮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柰國與大比丘衆千
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爾時五百幼童行
步遊戲同心等意相結爲伴日日共行一體
無異一日不見猶如百日甚相敬重彼時一
日俱行遊戲近於江水興沙塔廟各自說言
吾塔甚好卿効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

命福薄時於山中天大卒雨積水流行江水大漲流溢出外漂沒五百諸戲幼童水中溺死墮于隨流衆人見之莫不歎惜各心念言可憐可憐父母舉聲悲哀大哭不能自勝求索死屍不知所在益用悲酷時衆人徃反諸比丘具白佛意佛告衆人早豫知之宿命不請呼諸父母告之莫愁此兒五百世宿命應然今雖壽終生兜術天皆同發心爲菩薩行佛放威神顯其光明令其父母見子所在佛時遙呼五百童來尋時皆來住於虛空中散

華供佛下稽首禮自歸命佛蒙世尊恩雖身喪亡得生天上見彌勒佛惟加慈澤化諸不逮佛言善哉卿等快計知道至真興立塔寺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見於彌勒諮受法誨佛爲說經咸然歡喜立不退轉各白父母勿復愁憂人各有命不可稽留努力精進以法自修人在三界猶如繫囚得道度世乃得自由歸命三寶脫于三流發菩薩心乃得長久遊四使水度脫四瀆父母聞之悉從其教皆發道意時諸天子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作禮而

退忽然不現還兜率天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昔者一國有大叢樹樹木叅天無折傷者中
有樹神明達義理出入行節與衆不同四方
來趣經歷樹木時樹神悅豫恣人所欲菓果
薪草不以為恨蔭涼泉水服者大安時有一
鳥他方口含弊惡毒草飛過此樹因投其上
適墮上枝毒侵其樹尋枯其半時叢樹神心
自念言此毒最凶適墮樹上須臾之間令半
樹枯日未至中未盡冥頃如是悉枯未滿十

日恐皆毀死此叢樹木當奈之何去斯毒害
時虛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來歷
遊道路過斯叢樹卿取樹間所藏金雇掘此
毒樹盡其根株令無有餘爾乃永安設不爾
者日未冥頃毒樹盡枯悉及叢樹樹神聞之
因化人形住於路側待之以到即語其人吾
有金藏當以相賜願掘毒樹窮索其根其人
聞得重金藏寶即言唯諾便前掘之盡其根
源樹神喜悅尋與金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
樹神歡然得離毒難衆樹長安華果茂盛不

慮毒患諸罪皆散佛言叢樹者謂三界樹神者謂發意菩薩也鳥從他方取毒來者謂魔事衆想從無明致虛空神者如來至眞等正覺也教諸學者不從魔法當順善友菩薩大士修同志者乃拔三垢衆勞之厄掘樹盡根謂消姪怒愚癡之冥設不爾者溺在三界罪蓋自覆無有威勢拯濟衆生生死之惱得賜藏者謂道法藏菩薩大士展轉相助成猶萬川流合于大海樹神欣然悉無憂患還處樹者以能逮得無所從生大哀法忍因住三界

廣度一切得寶喜樂家居富者以得總持六度無極三十七品修四等心四恩十力相好四無所畏諸根寂定爲無限寶道富無量還歸家者解歸本淨眞道之際也示現佛身廣宣道化開度十方靡不蒙恩

佛說鬘喻經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鬘王遊行大海周旋往來以爲娛樂時出海邊水際而卧其身廣長邊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積時歷日寐息陸地而不轉移時有賈客從遠方來遙視見之謂是可依水

邊好處高陸之地五百賈客車馬六畜有數千頭皆止頓止炊作飯食破薪然火食諸牛馬騾驢駝駝行來卧起於時鼈王遭身火燒欬然擾動因即移身馳入于海遊走東西火害不息賈人見之謂地爲移海水流溢悲哀呼嗟今定死矣當奈之何鼈身苦痛不能復忍因沒其身入大水中溺殺衆人牛馬六畜皆共并命菩薩時告諸弟子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遠來賈客謂三界人五百羣衆謂五陰六衰諸入之難鼈身廣長各六十里者謂

二六牽連十二因緣輪轉無際周流五趣無一懈怠然火炊作爲食具者謂三毒熾盛情欲發興鼈馳走入大海水者謂犯十惡沒溺三惡地獄餓鬼畜生之中苦不可言是故如來降其聖德無極大慧往返生死救濟危厄罪所覆蓋盲冥不解顯示法耀令心開闡咸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說菩薩曾爲鼈王經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曾爲鼈王生長大海教化諸類子民羣衆皆修仁德王自奉正行四等心慈悲

喜護愍於衆生如母抱育愛于赤子遊行海中勸化不違皆欲使安衣食充備不令飢寒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至靡不更歷以化危厄使衆罪索於時鼈王出海於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地高燥之土賈人遠來見之高好因上其止破薪然火炊作飲食繫其牛馬裝物積載車乘衆諸皆著其上鼈王見之被火焚燒焚炙其背車馬人從咸止其上因不可言欲趣入水畏害衆賈爲墮不仁違失道意適欲強忍痛不可言

便設權計入海淺水自漬其身除伏火毒不危衆賈兩使無爲果如意念輒設方計衆賈恐怖謂海水漲潮水卒至吾等定死悲哀呼嗟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神明願以威德惟見救濟鼈王見然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自以欣慶知有活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鼈興大慈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遙拜鼈王而歎其德尊爲橋梁多所過度行爲大舟載超

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
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鼈
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五百弟子舍利弗
等是追識宿命為弟子說咸令修德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

昔者有一家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中得富
宿命罪福自令其然一國惡之不敢往來與
共從事畏見危害一國遠之行求子婦無肯
與者各各相令此行毒家世之最惡不順義
理欲害人命設與婚姻行毒無處反來危人

是故遠之猶離劇賊賊與人鬪手拳相加尚
有強弱行毒之家默然以與人人卒被此害
命不可救咸共令知皆遠離之無與從事其
人困極徧求子婦無肯與者因行他國千餘
里外求其子婦其人家富既復豪貴婦家貧
陋且復不貴見彼家富貪與其女不行毒故
益入財物尋迎婦來在家行禮威儀悉備不
失婦禮出入應禮節時其家中耗損不諧當
行毒害乃得富耳姑嫜勅婦令其行毒害殺
某人吾家本業自應其然婦聞愁憂白姑嫜

曰我家行慈初無加害不任行毒死死不犯姑嫜罵詈不肯受教因語毒神今取此婦不行毒藥以加害人而不肯從當奈之何毒神答曰吾當化之令不違教毒神便往化為毒蛇來趣其婦其婦恐怖不知所至或現頭上食現其前飲現器中卧現牀上行步逐後其婦恐怖不知所到羸瘦骨立不能飲食毒神勅之令行毒藥乃相置害窮困無計可之從教于時本土比舍有人到此國邑見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是女具語意還

到我家宣白父母今疾迎我不爾定死人還具說父母聞之愁感憤憤父嚴車馬疾行迎女到其鄉土具喻姑嫜女母悲泣夙夜思女故遣迎之當聽相見不久來還姑嫜聽去父載女還便語姑嫜卿家行毒吾奪汝女不復相與設共諍者自有官法應得爾不此是滅門之憂不肯聽者棄行毒事乃相還婦夫婦共議此婦端正世之希有不可棄之寧棄毒業又官家聞便相危害便止毒業與其約誓不敢復犯遣棄毒神家中遂安其毒神者謂

四魔行毒求富謂諸魔天惡鬼神輩日日迎
婦國中人民不肯與者又謂其人不從魔教
迎婦者行到他方求以爲入便取得婦魔者
謂染法教使行毒不從言者覺知魔不墮五
陰使人還歸語父母者謂從般若善權之教
父報將歸謂從本無令其女壻止毒及與母
者謂去三毒衆妄想求應四等因六度無極
善權方便一切得度三界至於正真無極之
慧

佛說誨子經第三十八

昔者有人父早命過少小孤遺獨與母居未
被教勅出入不節不拘禮教違失先聖典籍
之誨不肯學問諮受經法惟以愚伴迷惑之
衆以爲徒類嗜酒博戲高抗華飾有表無裏
放恣情欲噓天雅步不以孝順修德經心當
用立身身犯衆惡口言麤獷心念毒害不念
所生親之遺教惟以非法亂行爲業母甚患
之因欲教勅示其至密威儀法節令改心行
慎身護口奉先聖典修其祖父所生之則敬
受世尊無極之道因以慈意演出妙誨而告

子曰

子常行柔和

結伴從善友

恒宣喜勸助

長修正法化

子又問母曰

若常行柔和

以何為爾乎

設結善友者

何用為增益

假恒宣勸助

何為修此義

長修正法化

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

衆人所愛敬

設結善友者

堅住無能動

恒宣勸助者

致獲大財富

長修正法化 壽終生天上

子白母曰善哉親教其誨無上其法無限魏
魏難量不可稱載吾之愚冥其日久矣背恩
向偽不識至真迷於容色惑於種姓自謂才
智不明謂明不達謂達不別尊親之明誨賤
善貴惡不惟孝養慈親之德捨厚就薄愚伴
為侶遂使致是癡惑日甚賴蒙親化顯以慈
仁垂流愍澤乳養之本轉令興隆通于十方
啓受頂奉不敢遺忘子稽首謝修行親命終
始無違子如法進常行柔和一國宗焉擇善

爲友無能侵焉恒行勸助合偶離別和合聞
諄大得供遺財寶無量稽首歸佛奉受五戒
修行十善諸天衛護國主聞之召爲大臣王
告之曰朕聞德行一國悅之故以相命國無
良臣惟爲良輔使士清寧四國歸德爾乃顯
榮其人曰諾不敢違聖惟恐薄德不副功効
爲慚愧耳違負聖教黎庶怨望所以自難不
敢順命王曰觀仁言行舉動進止果能辯之
故相召耳其人默然立爲大臣王復告曰某
許國王本時與吾親親無二猶如一體有傳

口者兩頭相鬪令身相失年月時久各爾廢
礙無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當重
相賜財寶重位其人曰諾因取家財供作美
饌又齎寶物往詣彼國跪拜陳謝素自闇塞
被蒙天潤爲王所使遣此飲食金銀珍寶以
貢大王前者謬誤舉動不當相失聖意從來
開別積累年載慚愧羞恥踧踖無顏故遣貢
遺願恕殃豐原其罪過其王聞之心中欣然
亦返責已吾久有意欲得和解無能發者使
彼興意先來相謝是吾不逮之所致也更手

執筆作書報之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
好何日捨懷中間隔絕不及所致不見忽捐
復遣賢臣美供瓚琦以相謝矣剋抱來意終
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迥今寄琦珍是身
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叙彼王得之歡然無
量剋期會日快共相娛察本所失蓋不足言
傳者過差乃致此患以爲比國友親意厚急
緩相救自遺大臣名不可計實增益其位阿
難白佛言母之至教莫能大焉佛言至哉復
問佛言將來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有從不

從所以者何將來之世人民恃亂貴惡賤善
放逸情意臣欲害君子殺二親弟子危師不
念弘德乳養之恩欲令其沒獨見奉事嫉妬
其師猶如怨家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後
世在前陽供在後欲攻心不與同師出天下
宣傳道化度脫一切反憎惡之罪中之罪不
可爲喻後世德人時時有耳天下樹多香樹
希有香草尠生少少山地出金寶耳好人行
德亦復如是惡人行時伴黨相隨識真者少
彌勒佛時德人乃多貴善賤惡無有偏黨道

德盈盈不可稱量修德無上不爲罪殃孝親敬君奉承師長歸命三寶三乘興隆三毒消索所度無量皆使得道阿難聞之悲喜交集將來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山野愚民癡人勝此輩者能知去就進退之宜稽首而退

佛說負爲牛者經第三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及衆菩薩時佛明旦著衣手執應器入城分衛時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力賣與此城中人城中人買出

之欲以殺之在城門中與佛相遇其主見牛既大多勢畏犇突故請十餘人將牛共行牛遥覩佛心中悲喜絕靱馳逸數十人救不能制之走趣如來如來則知憶本宿命阿難見之前欲搏耳逐之一面恐觸如來一切衆人亦懷恐懼畏來傷佛佛告阿難聽之來勿得呵之牛徑前往趣佛屈前兩脚而鳴佛足淚出交橫口自演言唯然世尊加以大哀救濟危厄今脫此難今是其時大聖難遭億世時有所以出者爲衆生故惟垂弘慈一見濟拔

第四

十五

佛言善哉甚可愍哀意之迷人乃值斯患阿難從天龍鬼神人民莫不愕然甚怪所以畜生之類自歸天尊阿難長跪前問聖尊此牛見佛何故自歸本末云何佛言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轉輪王主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正法不枉萬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寧五穀豐盈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莫不啓親身未曾病求得安寧四域宣德徹于十方時轉輪王遊觀四方還欲歸宮時見古世人親親人而爲債主所見拘

繫縛在著樹而不得去時轉輪王七寶侍從停住不進怪之所以遙見故舊爲人所拘負五十兩金令不得去聖王報之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金其人白曰吾復轉負某百兩金當以償之不能捨置聖王即勅諸臣下到宮與其百兩金臣下言諾即解債主得還歸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金不得債主求之避不知處遂在生死周旋往來無數之劫不償所負至于今世墮此牛中所債所賣數千兩金故來歸佛宿緣所牽佛語阿難時轉輪王

則我身是其債主者此牛是佛為聖王保之
為償竟不與之故來歸佛求索債故佛告牛
主佛為卿行分衛倍償牛主不肯還欲得牛
佛復重告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
故不肯矣時釋梵天俱來下叉手白佛佛勿

佛聖四

十六

分衛所欲得金萬千億兩吾等致之布兩牛
皮釋梵四王積累金寶滿兩牛皮爾乃各罷
將牛到祇桓中入其中門觀察佛身及聖眾
形諸菩薩德巍巍無量光光堂堂猶星中月
中眾不可稱計因時思惟念佛法眾七

日命盡忽生天上尋憶自識宿命世尊功德
來還人間散華供佛報其恩德稽首佛足佛
為說經即發無上正真道意輒得立在不退
轉地從無生忍乃還天上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菩薩無央數人于時
眾人無央數千皆來集會在於佛所悉下鬚
髮行作沙門各自與五百羣從修治道德精
進不解成得神通生死根斷普獲道證周旋

十方濟度衆生阿難白佛此等衆學宿有何
行本修何德乃致此譽神通之慧然爲第一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經歷劫數九
十有一維衛佛時有一國王名曰旃頭城號
旃頭摩提爾時有一梵志名光華博學衆經
廣宣法典無義不達有五百衆侍從啓受數
數往詣維衛如來聽受經典誘化羣黎開發
愚冥勸示正真行作沙門修德爲業時彼國
中五百營從將五百人大臣羣僚亦作沙門
有大長者化諸羣衆皆復捨家行作沙門奉

卷四

十七

行精進不犯禁戒命終之後得生天上天上
壽盡來生人間如是上下終而復始九十一
劫於此佛世皆作沙門悉會佛所爲佛作禮
退坐一面諸天龍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
眞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靡不來到會於佛
所稽首足下遷住一面佛時便笑阿難問佛
何因緣笑至眞世尊終不虛欣惟說其意佛
告阿難見此衆人天龍鬼神來會者不答曰
已見佛告阿難維衛佛時有一大國名旃頭
摩提王名旃頭皆奉大法歸命三寶時有梵

志名光華總攝三達博綜衆經無義不達見
維衛佛化於十方天上天下靡不啓親誘五
百衆往詣佛所而作沙門咸受經戒時其國
王棄國捐王與五百衆亦作沙門有大長者
亦化羣從五百之衆行作沙門普受道化進
獲神通奉四等心慈悲喜護九十一劫不歸
惡趣生天上人間今得人身悉來會此亦普
出家行作沙門啓受經戒皆得道證欲知爾
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勿作斯觀則吾身是
國王人民及大長者之衆皆是維衛如來至

眞同時學者彼種此獲功不唐捐皆自得之
佛說是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眞道意應
時立不退轉地一生補處亦不可計得成羅
漢亦復如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

壁四

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俱爾時有一居士厭世苦患萬物非
常身之所有財物如幻寄居天地猶如過客
無一可貪惟道眞正未可常存因便出家行
作沙門精進不懈志本不達則便入山山中

修行夙夜不廢不惜身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志不動不得道證心欲變悔還作白衣學道積年勤務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人間數蒙謗議口舌流盈今在山中復無所獲進退無宜不知所湊不如脫衣還就吾業猶豫未定時山樹神覩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還家志在瑕穢代之恨恨不可爲喻因則化作比丘尼身著珠寶面欲發道心堅固其志其比丘尼身著珠寶面色光榮非世所有復現女人顏貌端正色像

第一姿曜煒煒衆類無逮俱相謂言卿比丘尼何故身著寶瓔珞脣口妙好猶如赤真珠比丘尼曰寶如幻化脣如彩畫端正喻膏有何可貪如卿今身色雖端正猶如春華身若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無有正主惟心爲本在三界中獨來獨去無一隨者禍福追身如影隨形三界皆空無一可賴爲罪所覆五陰六蓋心閉意塞不解三昧比丘聞之心即覺了知審如言識別四大本因緣合貪身自害剖判本空猶如寄居觀十方人無有親疎

則心了意解諸漏得盡生死已斷悉無起分
出入自由不著垢塵爾乃達知山樹有故化
如除浮雲神勸之樹神跪拜自陳辛苦周旋
三界五陰所覆十二牽連忽始相因惟見愍
哀救濟此雲即爲說經使心開解奉受五戒
修行十善塞惡三塗道心稍前遂至無極入
佛正真於時世尊告諸比丘解其本末執心
當堅無得後悔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可御調適欲被騎前兩脚跳騎上遊逸四出
橫走不從徑路入於溝渠突樹牆壁其主長
者甚懷瞋恨還歸在家鞭撻酷毒不與水草
獨令窮困飢餓心惱而自剋責心中無計不
知何施空中聲出則告之曰順從其主時無
患難時馬心解明日長者故乘騎馬被著鞍
勒馬即受之不復跳踉騎上鞍住亦不爲態
牽東西南北行從而不違與穀飲之隨時消
息令飽滿肥盛氣力後騎將行轉遂調柔日
日成就後生二子至數歲長者乘之復不順

從跳踉橫走斷絕鞢鞢捶杖加之不以改行
還歸餓之乃思已殃食以卑草飲以濁泉自
作已受何所復怨夜行見母長跪問言今者
大家獨見憎毒不得水草撻鞭甚酷母獨高
處不念親戚行來欣欣一身喜樂高望遠視
猶若鴻鵠不憂子孫獨遇此酷其母答曰是
卿身過何所怨責長者授勒被鞍即受騎汝
隨順東西從之便見愛耳斯事極易而卿反
之故獲此殃子聞母教明日即從長者試之
安然順之騎之投身令行即行令住尋住長

者大喜馬即調良飲食隨時與母無異假以
爲喻長者謂佛馬喻學人不受佛教放心恣
意不從道化故爲說法令知去就跳踉走行
不可制者加以捶杖爲演五戒十善生天人
中罪者示以地獄餓鬼畜生勤苦之難三界
之患往來輪轉無一可安設不犯惡五戒十
善乃開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在於十方
諸佛共會三毒消除去諸陰蓋其子從母長
跪問曰前聞其師所行法則師說深淺之行
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爲天人說空無相願

六度無極四等四思不在生死不住滅度乃入正真勇果之徒處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脫一切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

昔者舍衛之城城名拘薩國中有諸蕩逸姪

聖四

亂之衆專爲凶惡不隨徑路一國患之以爲

世一

酷苦伴黨相追共爲惡逆官家求取馳走巨得於時國中諸比丘尼俱共遊行樹下精思專惟正道不捨心懷衆比丘尼智慧第一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蓮華鮮各各有德行威

神巍巍時天小熱俱行欲洗指流水側凶衆遙見即生惡心姪意隆崇欲以犯之候比丘尼適脫衣被入水洗浴尋前掣衣持著遠處欲牽犯之時比丘尼見發逆意意中愴然愍之爲愚因脫兩眼著其掌中以示諸逆卿所愛我惟愛面色以盲無目何所可好復示腸胃身體五藏手脚各異棄在一面謂凶衆言好爲所在逆凶見此忽然恐怖知世無常三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淨無可貪者尋還衣被稽首悔過所作無狀反逆無義願捨其

殃長跪叉手各受五戒將至佛所稽首于地
自責其罪盲冥無知迷來日久作惡不罷不
覺世世當受禍危今蒙大聖垂恩救濟乃感
比丘尼威德化眼去罪罪輕稍近無爲佛言
善哉惡趣已離轉當成就如樹華枝果實已
茂行亦從斯諸人欣然求作沙門佛即聽之
正心爲本尋時出家守護諸根衆殃永除五
蓋不存三毒消滅爲佛子孫以斷生死自然
神通爾乃識別佛之大恩
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獨一身居種作廣田益
有犁牛得收五穀乳酪醍醐衆果菜茹不可
限量供給遠近諸食之者往來每與窮困名
德流布普通十方時衆喻解語其意當得伴
黨獨不可諧衆人咸來皆共居止在其人邊
居家遂多更立城邑取婦生子子大衆多父
轉年大教告諸子當可施行護身口意布思
施德子各違錯不從其教言父今已老何不
寂然安有所教誰當受之父得子惱心自念
言吾本一身所豐施遠近下及不逮今得諸

子亂我身心不從其教不如無子佛言人本立神一而清明能有所益奉於正行強有所觀不解本無自見有身因生五陰六衰之惑反爲所迷不至正真後解三界一切皆空五陰悉除三毒自滅乃至無上之正真道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四

音釋

[illegible]

壁四

五三

佛說生經卷第五

壁五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爾時世尊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求食即時轉行到梵志舍時彼梵志遙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衰入如日之昇出于山崗如月盛滿衆星獨明如帝釋宮處於切利如梵天主在諸梵中如高山上而大積

雪現於四遠如樹華茂其心澹泊如水之清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八十種好徧布其體威神光光不可稱限觀之如日即從座起與眷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請坐別牀佛便就座時梵志梵志婦心懷踊躍若干種食香潔之饌手自斟酌供養無極飯食畢訖舉鉢洗手更取卑榻聽佛說經於時世尊即爲梵志及妻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心分別其義諸佛之法隨其本源而演分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

壁五

苦集盡道於時梵志妻子僕從下使即於座上逮四聖諦取要言之則天眼歸佛法衆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今日所獲度於衆愚皆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救濟由如大雲同於虛空普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常以大哀無極之慈廣說大法佛告諸比丘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說乎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已見已聞佛言今此梵志與諸眷屬皆獲大利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令此梵

志得獲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城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種也點慧聰明識解義理卒對之辭口言柔美爲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國多有蒲萄酒漿飲食之具王及人民飲食快樂彼時梵志作異技術多所娛樂令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恣其所欲梵志白王我當歸家自問其婦欲何志求王即可之梵志便還到家問婦我興異術令王歡喜許我所願汝何所求以誠告我爲卿致來婦問梵志君何所願其夫答曰我願一縣

其婦答曰用縣邑求我願得百種瓔珞傅飾
臂釧步搖之屬種種衣服婢奴乳酪醍醐飲
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汝何所求其子答曰
我之所願不用步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
臣俱遊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
對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寶以自嚴身上妙被
服千女中央而獨殊好用餘異願手於時梵
志又問奴婢欲何志求奴言欲得車牛覆田
耕具婢曰欲得碓磨春粟磴麵以安四大人
不得食則不悅喜無以自安於時梵志還詣

王所具足爲王本末說此妻子奴婢所可求
也復以偈重歌曰

大王願聽之 所願各各異 我家心不同
婦索百瓔珞 男求車馬乘 女願珠寶飾
吾前畜奴婢 求田及磴磨

壁五

三

於時王以偈答曰

隨汝之所欲 則與不違心 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 其王皆以賜 各各如志願
如意得具足 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國王者則吾身是爾時

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今梵志妻是子則子女則女奴則奴婢則婢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比丘心自興念承佛威神諸天感之得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慈愍調達而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弘意得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者世尊豈不察知調達凶惡心懷諂害而捨除其頭髮或

有比丘各各議言佛以預知調達凶惡心懷危諂或有議言誰令調達除頭髮髮作沙門佛遙聞之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諸比丘調達凶惡不可稱量舉要言之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達者常以害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過去久遠世時已來難量從是以來佛久知之調達凶惡心懷危諂吾以慈心而降伏之續知如此故爲沙門欲令建立攝取善德以是爲本由因出家緣得救護欲計調達

不但今世求吾之便而懷害心吾常至真心
弘普而降伏之及往去久遠世時不可勝計
波羅柰城有國王號曰大猶以法治國不枉
萬民王有大臣名密善財智慧聰明無所不
通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性吉祥殊妙和雅
安隱無患常懷慈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
王無愍釋子哀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
其便心懷凶惡無一快於時彼王與密善財
大臣俱大猶王告大臣人何所食說何所言
多所安獲不致危害而得長益應時以偈而

陸五

歌頌曰

食言少獲多 不忍得長大 忍辱致損過

密善財云何

密善財大臣以偈報王曰

大王是瞋種 恚恨心所爲 無害無瞋怒

則正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

以何得安寐 何行無憂患 以何至一法

密行致善財 賢聖何所歎 至滅能不憂

誰能保此事 除愁令無患

大臣以偈答曰

棄瞋得安寐 除恚無憂患 怒者毒之本

大王當知此 聖賢之所歎 緣此無憂患

以此義答王 嗟歎忍辱行 毀訾千瞋恨

以此義答之 分別令降伏 不推得其便

壁五

五

凶惡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佛告比丘衆欲知爾時國王猶則調達是

大臣密善財者則我身是以得佛道具演本

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拘薩國烏王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明旦著
衣持鉢入城分衛國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
爲四將合四部兵欲伐他方小國於時四臣
遙見世尊與衆僧俱即詣佛所稽首足下退
住一面世尊問之諸仁者等欲何所湊諸臣
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舉四部兵欲詣他
國攻伐小國唯然世尊我等之身爲此國王
多所興立及餘衆勞常畏危命今當遠行行
當戰鬪有所攻伐如是發行世尊讚曰善哉

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是爲報恩而有反覆設行少所所作不失汝等之身受王俸祿所作當然此事佳善爲慎儀像則成正仕報大神恩則有反覆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爲此國王有所興立成就功效所作難及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有諸烏衆而來集會止頻其國彼有烏王名曰甘蔗王八萬烏在中獨尊烏王有婦名曰舊黎尼於時懷軀有阻惡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誠白王欲得此食於今我身小發此念欲得善柔

鹿王肉食乃活不爾者死沙竭國王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噉之獵者亦募而行求之捕求之將來於時烏王聞其音聲合會烏衆汝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名須具夜欲得其肉彼時四烏應募五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國王故不惜身命當辦此事無令餘烏逐我後行於時四烏數數往至大衆會所各自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國王使者往告太子說烏數來則遣守護所遊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烏之衆求願具

陸王五

六

之肉今現在此便遊隨彼即時取肉舉之而去時國王子見大鳥衆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說本末國王問之鳥所從來乃至於此太子白曰我見四鳥色像若斯數數來至於彼鹿苑吾亦數往然後四鳥來到時沙竭王即敕外人令捕鳥師致鷹將來四鳥見之畏在危命故往取來即時受教轉遣鳥師應往以若干變觀其所趣造立便張羅捕鳥輒以獲之生上國王於沙竭國王問其四鳥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來至此犯吾境界四鳥答曰

唯然天王非我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住與八萬鳥俱以爲眷屬之尊師其婦舊黎尼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欲得食噉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沉歿而奉謹敬非吾所願時國王聞得未曾有愕然怪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壁五自受王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爲其王投棄軀命令之所爲誠非所及於世希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奉宣其命難及難及實未曾有於是諸鳥爲

王說偈言

唯願大國王

我止沙竭國

我等王安住

與八萬衆俱

婦名舊黎尼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鹿苑

具足爲王食

於是國王心

自念言此事

難得爲未曾

有於時國王

我等國王使

奉命來至此

受君之敬命

不敢自至此

告諸烏曰赦汝罪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

有拘制

佛告諸臣欲知爾時四烏身不今汝等四臣

則是安住國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國王

諸侯兵臣吏卿等所將八萬烏是爾時得脫

不見危害今亦如是佛說如是四臣兵吏及

比丘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俱爾時梵志迷惑異道術不信佛法欲亂

佛教行於城中遙見佛來惡不欲覩竊入他

舍得無世尊瞿曇見我於時大聖愍傷憐之

尋到其所住於目前欲得避去求不能得又

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世尊爲說
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輒歸命佛及法衆
僧奉受戒禁繞佛三匝稽首而退還歸其家
即取應器盛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
欲奉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衆僧
時一鉢蜜佛及衆僧皆得滿足鉢滿如故即
復授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著大水無量
之流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蟲螺黿
鼉魚鼈悉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還至
佛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以欣

壁五

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
周徧還繞身三匝授菩薩決光從頂入授緣
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決光從臂肘入說上
天福光從膺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
餓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坐起整衣
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
笑會有意佛告阿難汝見梵志以蜜奉佛布
比丘僧餘蜜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
來世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緣
覺名曰蜜具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我等悉

見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緣覺
佛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
所饒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
稱計有一婆羅門往入閑居寂寞之處見有
神仙多所博愛或有人說今此仙人往古難
及當住啓受有人報言用爲見此養身滿腹
之種爾時有仙人得五神通見心所念即於
樹下閑居之處踊在空中住其人前其人見
之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即還其家盛滿鉢蜜
而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虛空緣是施德後

勝五

九

作國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
終之後得生天上佛告比丘欲知爾時五通
仙人則我身是爾時梵志今梵志是爾時施
蜜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緣覺
於是賢者阿難以偈讚佛

至尊多哀憐 自然至誠度 爲諸天人世
懷衆獄繫者

故爲諸天世間尊 於法自在雨法教
以歡悅心多所勸 出家上天無數千
勝今無利皆得利 其有悅心歸命佛

恭肅慇懃造少薩 臨命壽終見趣安

爾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審如所云復次阿難造若干行乃成所立佛救一切如母念子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爾時有一比丘尼子捨家爲道喜詣家家與諸白衣雜錯麤穢行不純一母數訶之勿得爾也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乃可行耳無得校進爲俗間事父亦呵之亦

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間家居造亂但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隨遇諸覓人共撾捶之加得手拳今欲投火中久乃置耳叫呼得脫捨去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比丘衆而往白佛說其本末佛告比丘此人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迷惑其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諸烏櫟宿近家居人數喜探欲捕取之烏妻謂烏無得近人家作櫟莫信於人得無取卿加之苦毒其烏聞之雖欲捨去心懷戀戀不能避去衆人數數共觸撓之故

不捨去衆人捕得盡滅其毛羽荆棘繫頸天
時霖雨泥溺叵行又不能飛徐徐自伸歸到
其標妻時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滅毛羽 今天復降雨 被荆棘爲鎧
而立戶何謂

鳥以偈答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於今天時大霖雨
汝促開戶無違我 且持食來活我命
其婦以偈答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讒斫多所貪

今遭殞危如得華 後方當更獲其實
我之所頌亦可受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值此懃苦衆惱已 當詣屏猥處閑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遙聞其聲而
歌頌曰

不覩惡罪果 聖王 緣是遭苦患 十一 以故莫作罪
將無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鳥妻不乎今此比丘
尼是也其鳥夫出家子爲沙門被打滅者是
也爾時仙人則吾是也昔日相遇今世相值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草驢馳經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爾時有一比丘新學遠來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猗籌今觀於子行不具足舉動不詳將無於此造損耗業爾時新學不得猗籌復詣餘處求索猗籌彼諸比丘不問本末速授猗籌前比丘聞即往問言卿何以故不問本末便與猗籌比丘答曰吾授猗籌有固不妄當奉事我供養以時有新比丘安詳雅

步舉動不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
不以凶惡主比丘獨在不出新學比丘復取
衣鉢取主比丘搗捶榜笞就地縛束搏繫其
口將無所喚人聞其聲即於其夜馳进行走
天欲向曉諸比丘衆適聞其聲皆來趣之解
其繫縛則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爲說諸比
丘當共分布行求索之使我還得衣鉢諸比
丘答曰吾等語卿莫得妄信勿與猗籌將無
見狂自在放恣不用吾語所可作者今可自
省時諸比丘具啓世尊佛言諸比丘此比丘

者不但今世爲是凶人所見侵枉不知本末而妄信也而在相遇輒爲所侵乃往過去有梵志名草驢馳載瓦器有持門戶行於道路遙見一奴住於道傍遙觀梵志稍來近之心欲劫奪與之相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來奉事我有所施與來親附我彼時梵志以偈頌曰

壁五

十二

汝處於四衢 顏貌有反覆 人未知本末
不選擇觀察 其道入覩此 淨修行最法
無有衆殂惡 當施供事我

爾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信此人將無欺卿搃奪財物以偈頌曰

梵志無得趣見人 於四衢路莫妄信

搖動其耳面無理 定將搃卿奪卿物

彼時梵志不信伴語反信賤奴未有所益佐助供養於時彼奴向於夜半見人斷絕即奔走前搃捶梵志破傷脚膝眼眩蹠地奪其財物草驢馳梵志亡失所有又復破其膝蹠地啼泣由如小兒稱怨呼嗟時有一天名淨修梵行以偈頌曰

其求財於利 而行於愆哀 憊候而自用

不從尊師教 皆當得是惡 如彼梵志苦

從遇不慎路 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草驢馳者今此比丘

授新學比丘猗籌者是髮鉗惡奴新比丘心

壁五

十三

懷惡依猗籌緣是劫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

志今諸比丘難被比丘者是也爾時淨修梵

行天者吾是爾時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悉共集會
皆共嗟歎心念世尊得未曾有一人興世號
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毀壞一切諸外異學忽
然幽冥無復光曜未有佛時致妙供養衣被
飲食牀卧之具莫不恭事自歸之者佛現世
間是等之類言誨不行佛以道耳遙聽比丘
所共講議即到其所問諸比丘向者何論諸
比丘具足自啓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興
于世諸外異學便沒不現忽然幽冥無復光

曜佛告諸比丘吾未興世外學熾盛如無日月燭火爲明日月適出燭光無明今佛興世異學皆沒無復威曜獨佛慧明無所不照不但今世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大國在于北方邊地之土號曰智幻智幻土人齋持烏來至彼遮梨國其土國界無有此烏亦無異類奇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烏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飲食果疏日日月月而消息之遠方之烏而覺見之皆來集會不可稱數一國

普共供養奉事尊敬無量於彼異時有一賈人復從他國齋三孔雀來時衆又見微妙殊好羽翼殊桀行步弘雅所未曾有衆人共覩聽其音聲心懷踊躍又加於前千億萬倍皆棄捨烏不復供事烏無威曜忽然無色如日

望五

十四

之出燭火不現永無復心在諸鳥許普悉愛敬於彼孔雀視之無厭前所敬養諸鳥之具皆以供養孔雀之形尊敬自歸諸鳥皆沒不知處所於時有天即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 燭火獨爲明 諸鳥本見事

水飲及果蓏 由音聲具足 日出上樹間
諸鳥所見供 於今悉永無 當觀此殊勝
無尊卑見事 尊上適興現 卑賤無敬事
於是賢者阿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以頌讚
曰

如佛不興出 導師不現世 外沙門梵志
皆普得供養 今佛具足音 明白講說法
諸外異學類 永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孔雀者我身是也烏
者諸外異學也天者阿難也於時在世雖論

經法未除三毒生老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夢
垢淨修梵行於今如來興于世間如來至真
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天人師無上
士道法御號佛世尊於今說法具足究竟淨
修梵行離諸塵垢除婬怒癡生老病死獨步
三界而無所畏降伏諸邪衆外異學莫不歸
伏一切蒙度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壁五

十五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

弗所諷誦經還歸其家狀所居處下其鬚髮而爲沙門未得羅漢一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比丘往見世尊今我等察錦盡手啓首面見聞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爲沙門博聞多智講若干法言談雅麗詳緒無獷興起禪思故復還家世尊如是隨其所應未得羅漢無根無著法以未成就覩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如佛所教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佛告諸比丘何足爲怪吾成無上正真道爲最正覺錦盡手爲舍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

患吾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慙苦乃爲殊特往昔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仙人名曰撥劫得五神通時爲國王所見奉事愛敬無量神足飛行往反王宮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邊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布髮而行手自斟酌百種飲食積有年歲供養無限於時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女端正殊好於世希有王甚敬重重之無量女未出門王告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奉事慙慙不敢失意女則白曰唯然以見王告之曰今

吾有事當遠遊行汝供養之亦當如我奉莫
失意時彼仙人從空中飛下至王宮內王女
見來以手擎之坐著座上適以手擎觸體柔
輒即起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盛尋失神足
故不能飛行思惟經行欲復神足故不能獲
時彼仙人見國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
生五
行出宮如是所為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無
央數人皆來集會王行事畢還入其宮聞于
仙人失于無欲墮恩愛中失神足故不能飛
行王時夜至其宮獨竊自行往見仙人稽首

足下以偈頌曰

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 爲從何所教

何因習色欲

時撥劫仙人以偈答王曰

吾實爾大王 如聖之所聞 已墮於邪徑

以王遠吾教

王以偈問曰

不審慧所在 及善惡所念 假使發欲心

不能復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失義利 姪心鬱然熾 今日聞王語
便當捨愛慾

於時國王教告仙人仙人羞慚剋心自責宿
夜精懃不久即還復神通佛告諸比丘爾時
仙人撥劫今舍利弗是國王者吾身是佛說

卷五

十七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信士有子聰
明智慧辯才在在所興無所不博能自豎立

而無慙怠明了殊絕又曉家業買賣之利多
獲財寶供養父母佛威神護諸天宿衛無央
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常憎惡
見驅使出舍數加捶杖不能復堪馳至他國
在於異土賈作治生方便計校興造時節不
失不廢所業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
遙遣人呼使來歸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人
行設使不來遣財物來慙懃諫曉都不肯遣
其子報曰父困苦我不可復計至使今我不
能受心所遣遺也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比

丘衆自訟說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具以啓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世與子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異有所造行無所違失不可其心比丘且觀於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得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爲獼猴師教於獼猴舉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悅豫於衆人民以此技術無央數人悉共愛敬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獼猴大

得衆物搗捶搏蹋其人異日將彼獼猴入於城中縛於柱者搗捶毒痛毀辱折伏於時獼猴竊得嘿出馳走入山閑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採取果蔬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夷扇持聞之走在某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之來還獼猴不肯遙報之曰吾今續念前困毒我衆患難量前時我父橫無過罪而見加毒毀辱巨言今故馳走來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謂獼猴言來歸還家嘿聲不肯仙人報曰亦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

卷五

十八

報曰敢可強致小勸喻之然後持行假使強
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使方便欲致
之去不肯往者吾當作計即時以偈而歌頌
曰

卿賢柔善子 譬如鹿就蔭 便從樹枝下

得無飢渴死

爾時獼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生我 我自知志性 從何所觀聞

獼猴爲柔賢 我到諸方面 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邪長 終不能制意 吾今續念之

君阿夷扇持 將我入城中 縛柱加毒痛
於今不忘之 搥捶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困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阿夷扇持子今清信

士子是也清信士則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

四十五

十九

也如是具足當分別說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婦端正
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德無倫聰明智慧言

語辯才多所悅豫衆人所敬於時夫壻不敬重之憎惡不歡不欲見之反更敬愛不急老嫗僕使爲妾而敬重之其婦見壻心異不和志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心不相喜者儻當見聽出家爲道作比丘尼數數如是壻便聽之即便出家爲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女人歸非常沒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時所妻爲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尼不肯隨之吾已出家則爲他人更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

尼聞往白世尊說其本末佛告諸比丘是清信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女人生生有德有殊特之志此人常壞亂之今比丘尼已入三大路復欲毀之不得從願佛告比丘乃古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華端正殊好面貌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婦婢使而親近之慎敬於婢不肯恭敬蓮華之妻不喜見之反用婢語將婦出舍至于山間上優曇鉢樹採諸熟果而取食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

曰君何故獨噉熟果生者棄下而持相與其夫答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取之其婦答曰卿不與我我不能得當從夫命婦即上樹夫見婦上樹尋時下樹以諸荆棘遮樹四面欲使不下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使死

聖五

二十

於時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見其女人端正殊好顏貌殊異世所希有即問女人卿何爲人爲所從來其婦本末爲彼國王說所戀國王見女人女相具足無有衆瑕疵自念言其彼梵志愚騷無智非是丈夫而

不敬喜于此女人除棘載去至其宮內立爲王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互用擣菹及以六博書䟽通利遠近女人來共博戲王后輒勝無能當者於時梵志遙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其有來者王后得勝無不歸伏莫能勝者心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前婦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欲詣王現其技術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顏貌長短好醜即心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王宮門王即現之遙試博戲侍人名齒

於時梵志以偈頌曰

髮好長八尺 其貌若如畫 柔輒上第一

當念熟果菰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為第一

壁五

廿一

劫取為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詣閑居龍處 龍象常所遊 於彼相娛樂

當念熟果菰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散熟果 生者棄與我 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劫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即自剋責悔無所及佛

告諸比丘爾時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婦者今

婦是彼國王者吾身是爾時起亂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過去無數劫時有獨女賣麻油膏為業時有

比丘日日於是母許取麻油膏為佛然燈積

有年數佛後授比丘決汝後當作佛諸天國

王人民悉往賀比丘比丘言我受恩獨母聞比丘授決便到佛所白言此比丘然麻油膏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比丘作佛時汝當從其受決佛告舍利弗是時比丘者提想竭佛是時獨母我身是也昔維耶離國有一長者聞佛來化即詣佛所稽首禮足白佛言意欲請佛一時三月佛默可之即攝衣持鉢就長者家餘人請者不能復得皆興恚意圖害長者便剋日舉兵圍舍數重長者怖懾至心於佛無復他想佛爲說法若干要語

長者及眷屬皆逮不起法忍佛從坐起出解外人說恚害之苦報嘆和慈之福若干要言衆人意解八萬四千發無上正真道意諸比丘白佛今此大會見佛意解爲是遭時也爲宿有因緣乎佛言今此衆會一時度者皆宿與佛有因緣故比丘白言願佛本末說之聞者增益功德佛言昔有一國居近大海時王名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國有大災三年不雨人民飢餓王召梵志道士問當雨不占者答曰滿十年乃有雨耳王聞是語恐人

壁五

廿二

民死盡愁憂不樂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復
念曰惟當身施以救衆生耳便齋戒清淨又
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後所作善行若有福報
者願生海中作大身魚以肉供養衆便閉口
不食七日命終得生爲魚身長四千里具識
宿命便墮海岸上正像黑山民人見山怪那
得是山皆往視之乃知大魚舉國皆往乃解
取食得免飢困國遂還復豐熟如故告諸比
丘爾時魚者我身是也爾時食我肉者今維
耶離國人是如來往者以肉活衆生一世中

耳今以道慧救護識神還復本無長離三界
衆苦永滅矣菩薩勤苦具足三施何謂三施
外施內施大施是爲三施衣食珍寶國土妻
子是爲外施肢體骨肉頭目髓腦是爲內施
四等六度四諦非常十二部經爲衆生說是
爲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說
是時無數衆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首達耆
年尊教化五十人惟先年少其智深遠行諸
國土教化六萬人展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
子見惟先智慧勇猛悉欲往崇之首達謂諸

壁五

廿二

學者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其言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諸國土視若見佛今我無護而起同法之意惟先其夜默然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令學者供養首達首達者用誹謗惟先故墮摩呵泥犁六十劫既出得爲人無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逮前功德自致得佛號字釋迦文佛告諸學者其首達者則吾身是惟先者今現阿彌陀佛是其坐中一切皆悉言其失小耳得其罪大佛告諸會者身口

意不可不護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微輕昔無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供養外道梵志無數千人數年之中諸梵志法知經多者得爲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儒童菩薩亦在山中學諸經術無所不博時來就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如乃至上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儒童十二年向已欲滿知經多者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澡盥及金澡槃金

銀牀席皆絕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種物長老
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無係我者而此
年少欵乃勝吾人可羞恥物不足言失名不
易便語儒童所施九物盡當相與卿小下我
使吾在上儒童答曰吾自以理不强在上若

壁五

廿四

我知劣我自在下無所恨也梵志懊惱避坐
與之七寶交飾極爲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儒
童卿之學問何所求索答言吾求阿惟三佛
度脫萬姓長老梵志心毒恚生內誓願言吾
當世世壞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作佛亦亂

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塗恐不相值唯當大
修德爾乃相遇耳便行六度無極兼修諸善
恒無廢捨之意於是別去施生九物與諸梵
志使各分之已各減一銀錢追與儒童不受
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童受已各自別
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菩薩相隨俱生俱死
共爲兄弟恒壞菩薩爾時長老梵志調達是
也儒童者釋迦文佛是以本誓故恒不相離
是其本末也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
疋其主恒令與馬相隨飲食行來常與馬俱

馬行百里亦行百里馬行千里亦行千里衣
毛嗚呼與馬相似後時與驢相隨飲食行來
與驢共侶驢行百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亦
行千里毛衣頭軀悉爲似驢嗚呼唉痢純爲
是驢遂至老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隨善
知識則日精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則
日懈怠懈怠者是爲長沒也昔者外國婆羅
門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以金作頭時有盜
賊登天像挽取其頭都不動便稱南無佛便
得頭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天頭若去衆人

第五

廿五

聚會天神失頭是爲無有神神著一婆羅門
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南無佛諸天皆驚
動是故得我頭諸婆羅門言天不如佛皆去
事佛不復事天賊稱南無佛得天頭去何況
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敢當但精進勿
得懈怠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
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
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
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
精進得應真道也昔有國王於城外大作妓

樂國中人民皆共觀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將令彊行出城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中言汝行觀來還乃將我歸時天帝釋作一道人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汝病愈人聞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上天至天帝宮見金珍寶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從求乞有人語言可從求瓶病人便前詣釋言我欲去願乞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汝所願病人即時持歸室家相對共探之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珍

寶恣意皆得因大會宗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飽已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今我富饒跳踉不止便墮地破之所求不能復得佛之經戒譬如寶瓶初聞精進所願必得後小懈慢忘經失戒譬如瓶破無所復得也法家世五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天上一者著金銀珠環若有明經者聞經歡喜脫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喜脫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生天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一行便

